

# 剡川姚氏本

# 戰國策

讀未見書齋重雕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隋時上存廿一篇今歷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頗有觧者之殊似十篇注當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並弃高氏

注又推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劉
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
校勘精審最為藝林所珍近
難重槧揚州而於文句可疑
者往往輒取館本羼入殊乖
不知蓋闕之義黄君蕘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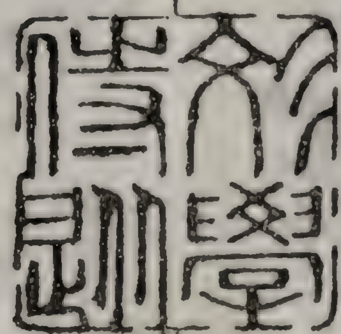
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鋟詒堅
木行款題畫壹仍其舊其中
烏焉亥豕審知譌舛者別爲
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肎稍易其
字吳匠傳形之存古刻精者
也於叢圃見之洵書城中快

事也伯聲跋疑塋惡爲武后造字予
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亂無此等
近鄙別字而六朝人書造新體如
先人爲老巧言爲辯之類一惡
嘗因草書惡字相似附會成
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惡兩見皆

云古丞字則非防于阿武矣韩朋
即以仲修、与朋聲不協當丞
倗之誤隷書多似朋故倗訛為
修倗朋本一字朋与憑聲相
近故亦称韩憑矣尋繹之次
偶舉二事質諸菟園頑者以教

家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有知字）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曽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晋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説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曾集无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宋闕鈔補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宋闕鈔補

#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鳧逝灕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顔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
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
對曰甘茂羇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
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
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
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
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 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巳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諵一作謂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

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黶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絶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内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与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 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

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云）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竪曾一作竪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竪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粮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粮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此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

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曾一作攻一曰戰劉作而）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兊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騰）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厹由（智伯晉卿智襄

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絶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敢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

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遇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没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一作調曾集劉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治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下有劍字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

爲辭不往詣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園有林池曰囿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溫囿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滅也此梁囿作一梁也溫囿近周能爲君取溫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爲周無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爲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甞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爲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爲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

壁（錢辟作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横行於周矣（横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邾（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爲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

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爲惠王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黥劓其傳其傳刻其顙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朞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傅商君傳猶禪也傳或作傅也辭不受孝公巳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子卬而没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還曾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看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

里之道爲速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續
後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子劉錢作作兵也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
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爲紂卿士道紂爲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
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師諸侯朝天子故曰伯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
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爲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
天下知同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餝一作飭諸
侯亂惑餝巧也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

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錢愁劉怨作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鬪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攻擊橦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

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不炊不飯也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山名屋夏屋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

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金萬溢爲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也猶焜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爲戶樞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徐勒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

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設也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行匍匐匃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欬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

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敎

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爲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

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不墾治也)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荊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錢劉以下有秦字言強於齊燕也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爲（不爲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人和（和平也）今（今一作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懷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而

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路羸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也一本有合字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

（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沲）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以一作）攻邯

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卻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貞曰囷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

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

之衆三國晉譖集智韓魏也作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

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

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

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

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

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

軍攻一鉢有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

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曽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絶南陽（魏與南陽絶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敎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帝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

子言也張儀誑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

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本有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借尊號爲王故曰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横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横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横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己殷王高宗

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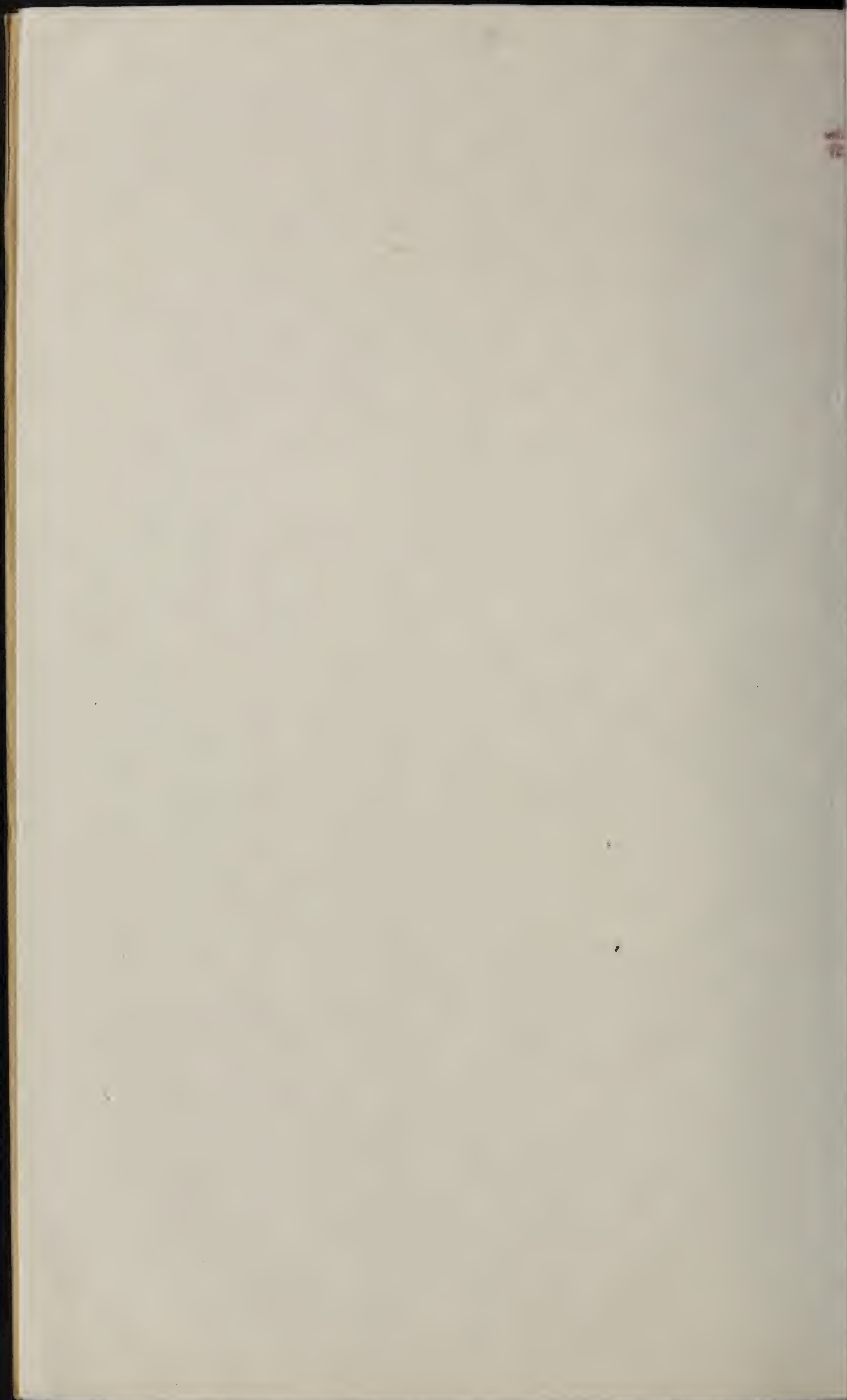
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爲闔閭夫差臣謁符也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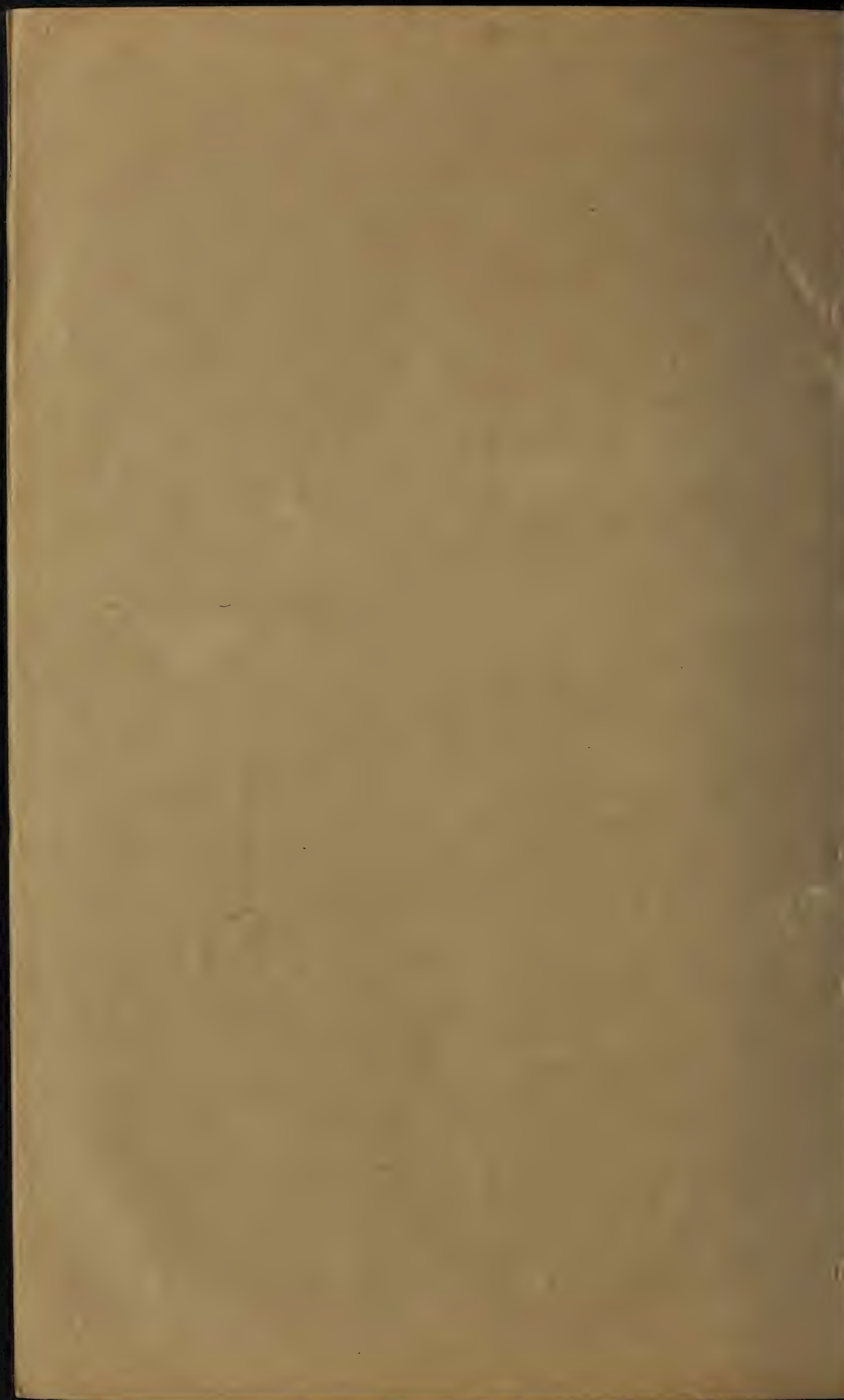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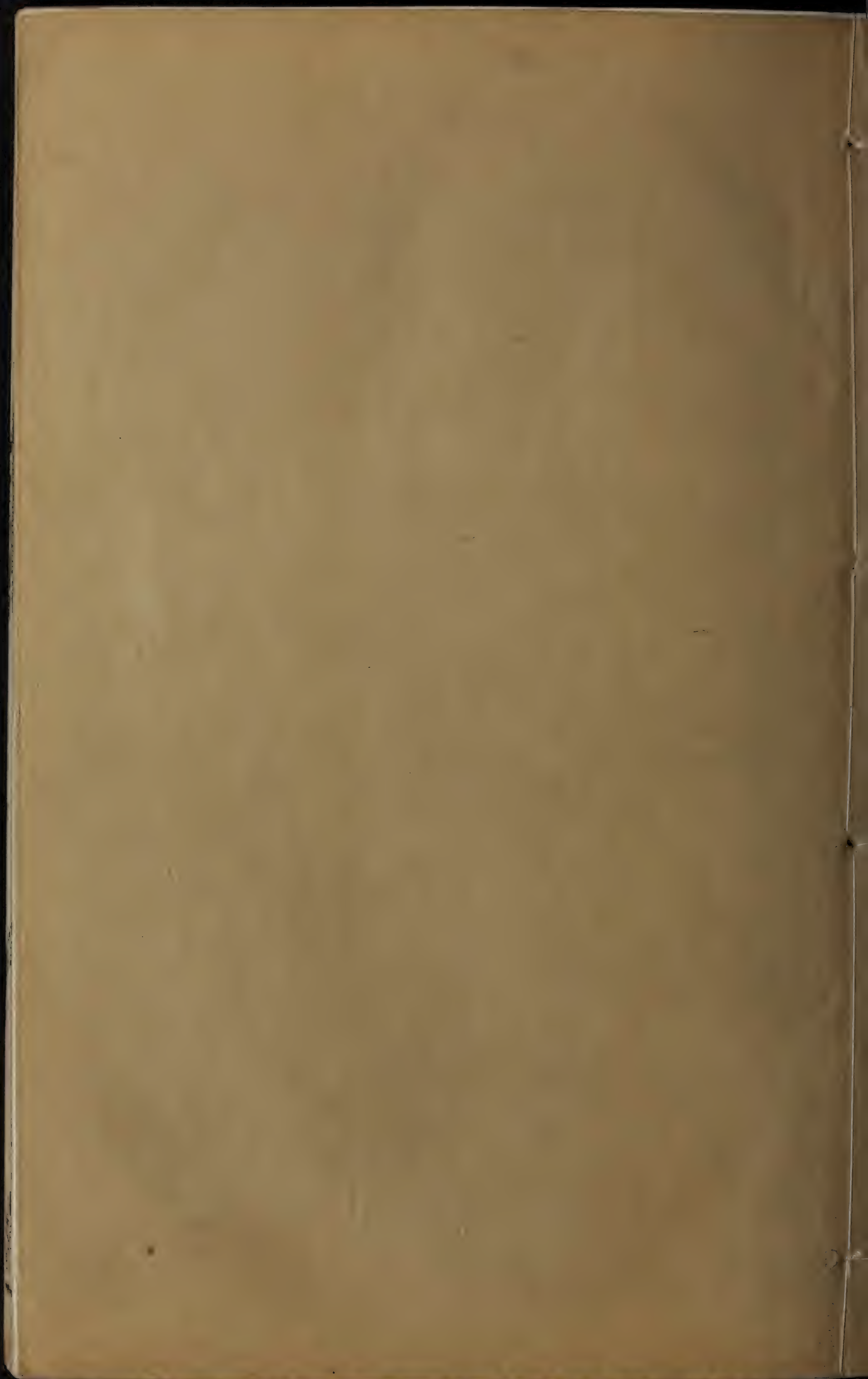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續後語作挑）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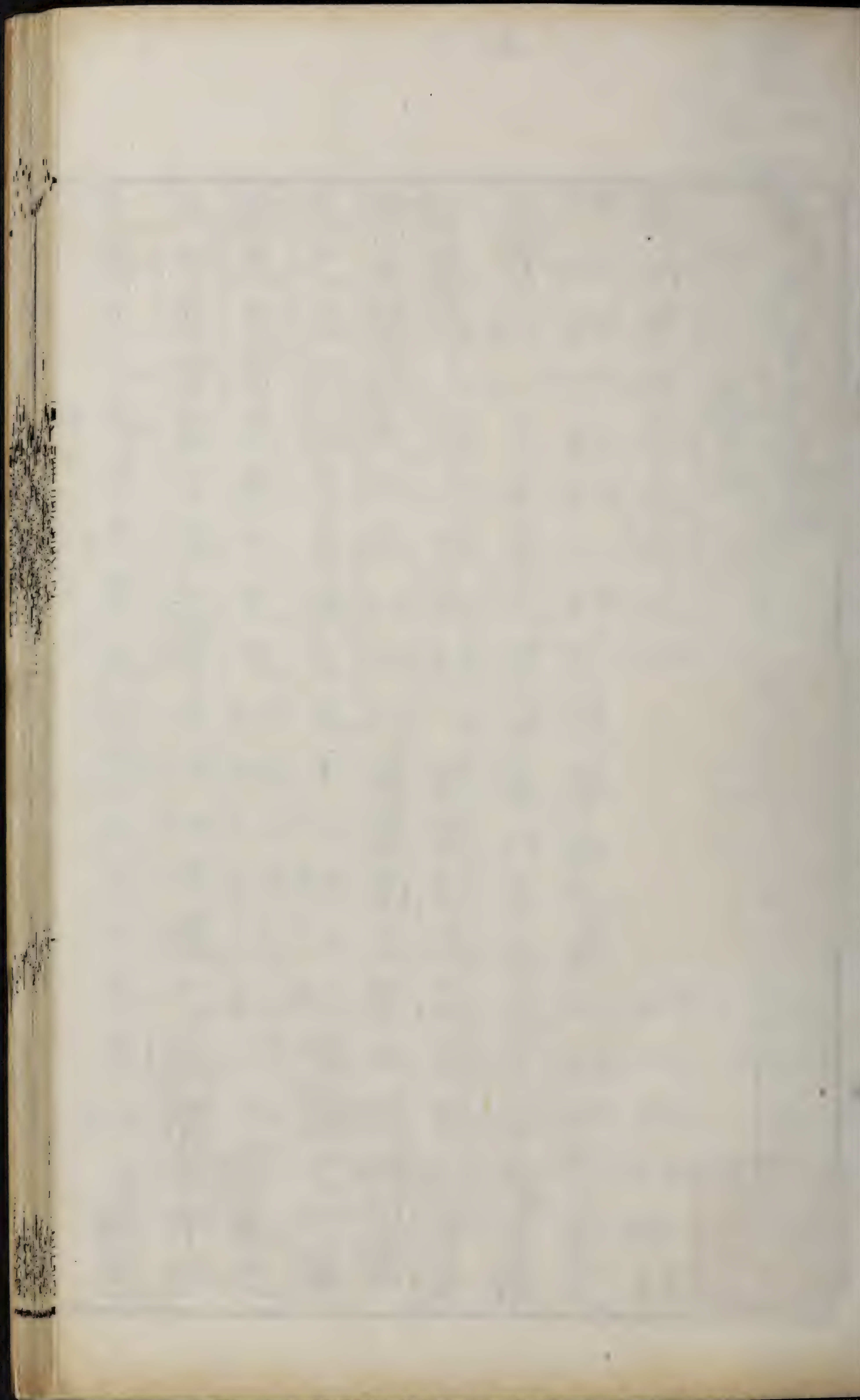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欲爲臣乎軫爲忠一本更添一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 戰國策卷第四

##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爲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事令事於楚王也善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絶齊懽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絶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邑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絶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曽管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諍一作爭人

而鬭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一本有）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一本作相數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燒焫猶滅壞滅壞君國也錢壞滅字止）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令教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

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臃腫也臃作癰君與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上一本有誸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一本爲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　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　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　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爲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　秦死傷衆盡怨樗里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刑瞰[?]錢詹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强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爲秦所棄逐也）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僞謂王曰一作僞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而二字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令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武陽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二國史作虞其爲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詬）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

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去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僣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

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巳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一作爲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史記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割榮後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巳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槪於王心耶巳一巳錢作王一作以一作抑曾作王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睢至秦王庭迎謂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巳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慁後語作

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

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弊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

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巳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無疾字一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

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

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甞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本無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吴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吴曰吾甞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甞

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爲劉一無即爲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無爲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錢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

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
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其夕某懦（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
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令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
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
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
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
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

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内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咸無悔）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敫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

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錢劉一作仞曾一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

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一本無分字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
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
吴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
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
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
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
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説之拜爲客卿應侯因

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絶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劫脇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困薛故言請爲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蒭必以魏殁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字下有分字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illegible]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始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旡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

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説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腫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智伯身死爲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爲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

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絶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絶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貨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絶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合周冣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爲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

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續銚姚調二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婬通於嫪毒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甞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内抜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抜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䖏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猶解於䚹一作翔於本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中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殺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誡誡字一本作誡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本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也三字少言人初始無不爲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瑶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土葬之

於榆次謂謂字一本無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也字一本無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爲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没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貪一本下有人字没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爲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流尾流尾一本作浦匡字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日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上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妒妒字曾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躍一本躍字無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反還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一本攻字下有隨字 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隨陽右壤皆楚邑也 王雖有之不爲得地 與不得地無異 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 一本無應字 悉起應王 四國趙韓魏齊也 秦楚之構而不離 構連 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 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 廣平曰原野也爲膏潤腴美也 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

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爲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爲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鄢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内候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絶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夘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一本作代呂氏齊侯謚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簒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

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絶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聽罪於西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厚聚少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爲牖声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 戰國策卷第七

##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一本作服世從鄰服慊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愼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

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爲勾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遠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

也杅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懾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之一字下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爲策計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

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一字下有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爲秦相者不爲芊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号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亡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爲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爲秦相也樓啎續啎管子七臣七主篇去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啎則國失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爲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強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昔也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

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爲期（曾期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窌城（窌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去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廏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菫也朝榮夕落眞爲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己子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爲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皃）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爲己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間曰（間須臾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軔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祿）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信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

君叱去曰（曾作曰去 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 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 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 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鄗陽 曾作二萬衆 解於鄗陽 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

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衍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

郄一作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捄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事可成有上則字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笔一本作奉笔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能用司空馬為將一本趙下有王字司馬空一作司空馬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爲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繓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

倉狀如振捆（捆曾作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諔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爲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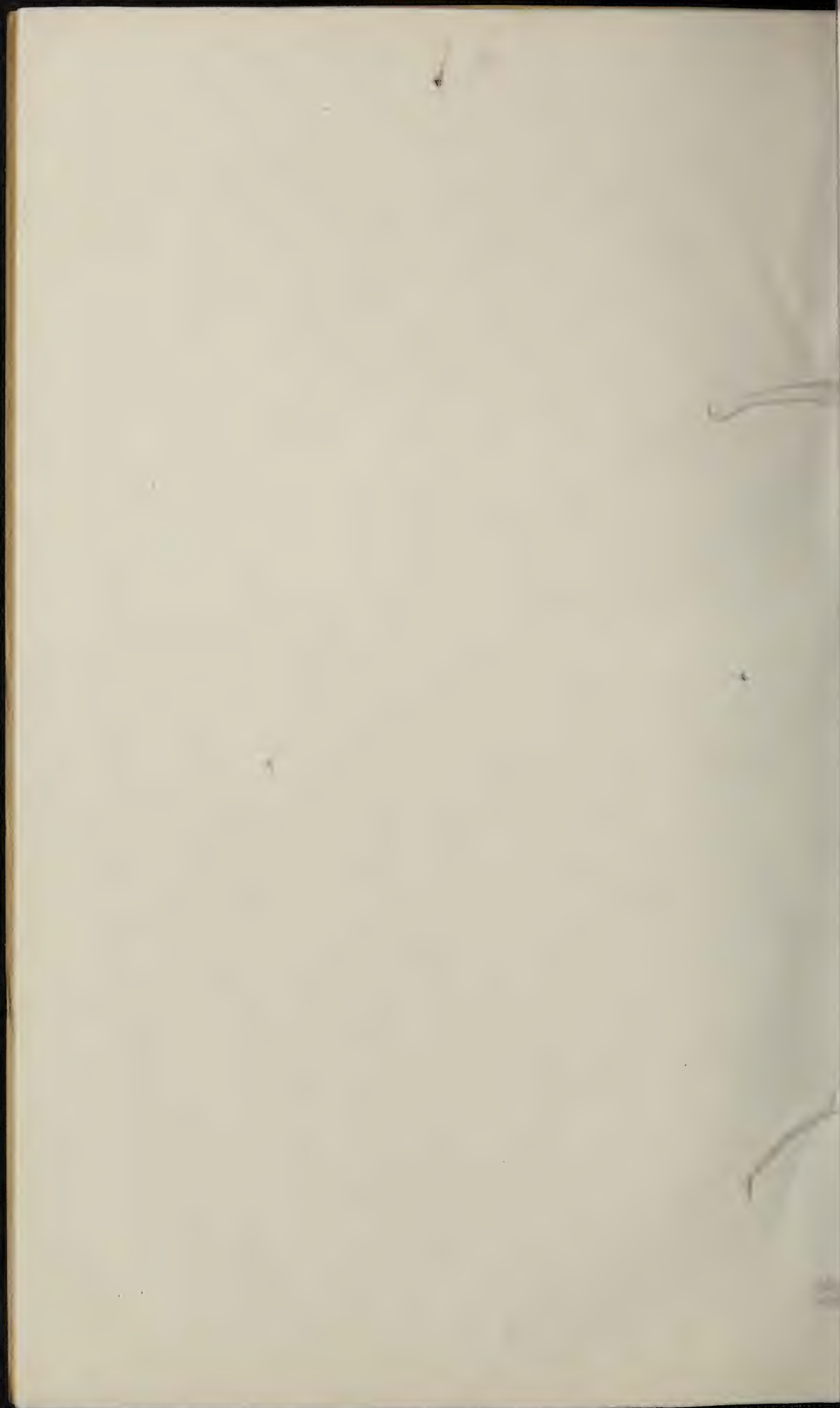
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柰何群臣莫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

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逄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弃逐也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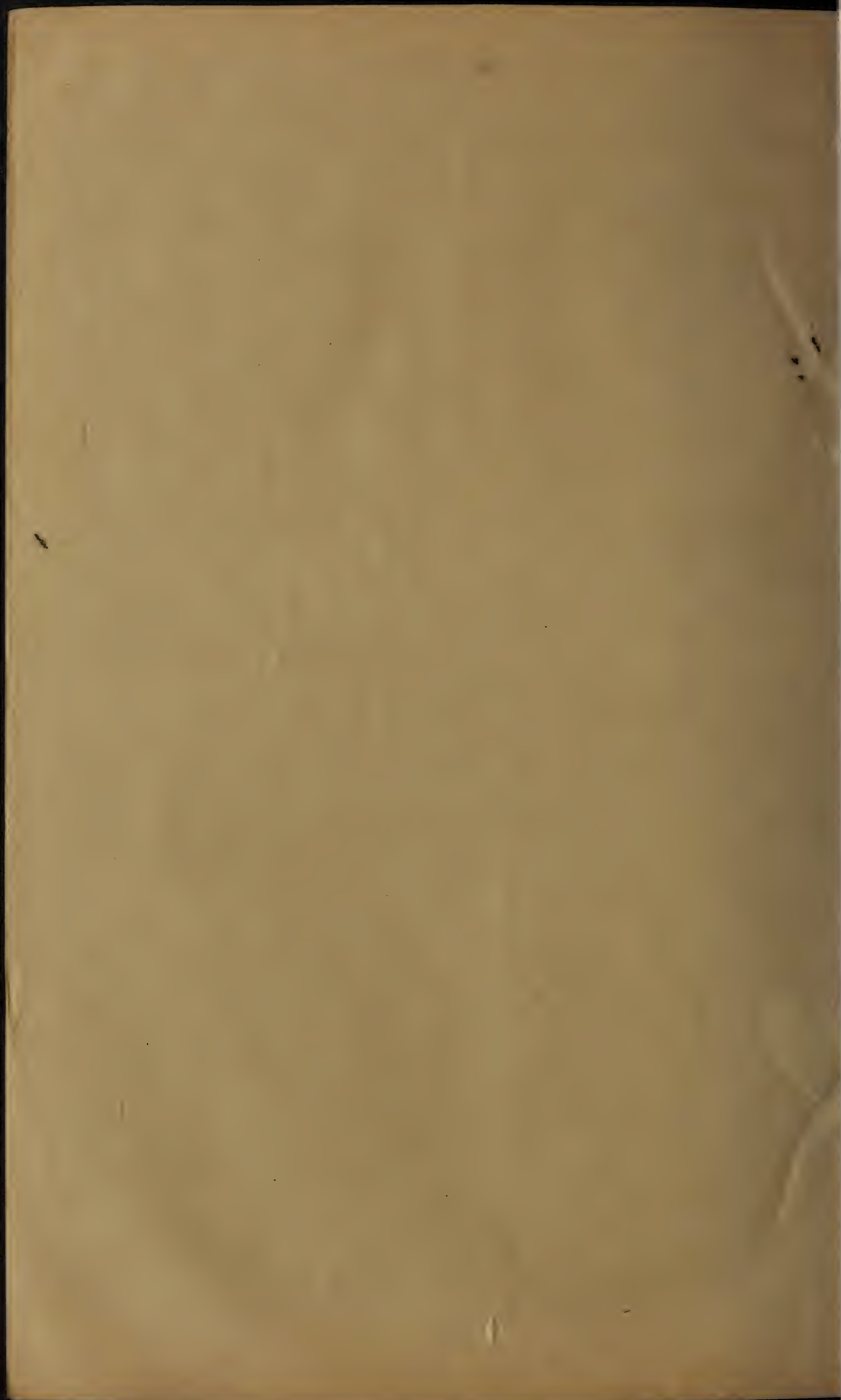
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爲市賣儈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爲魯所東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号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耻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爲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淵水故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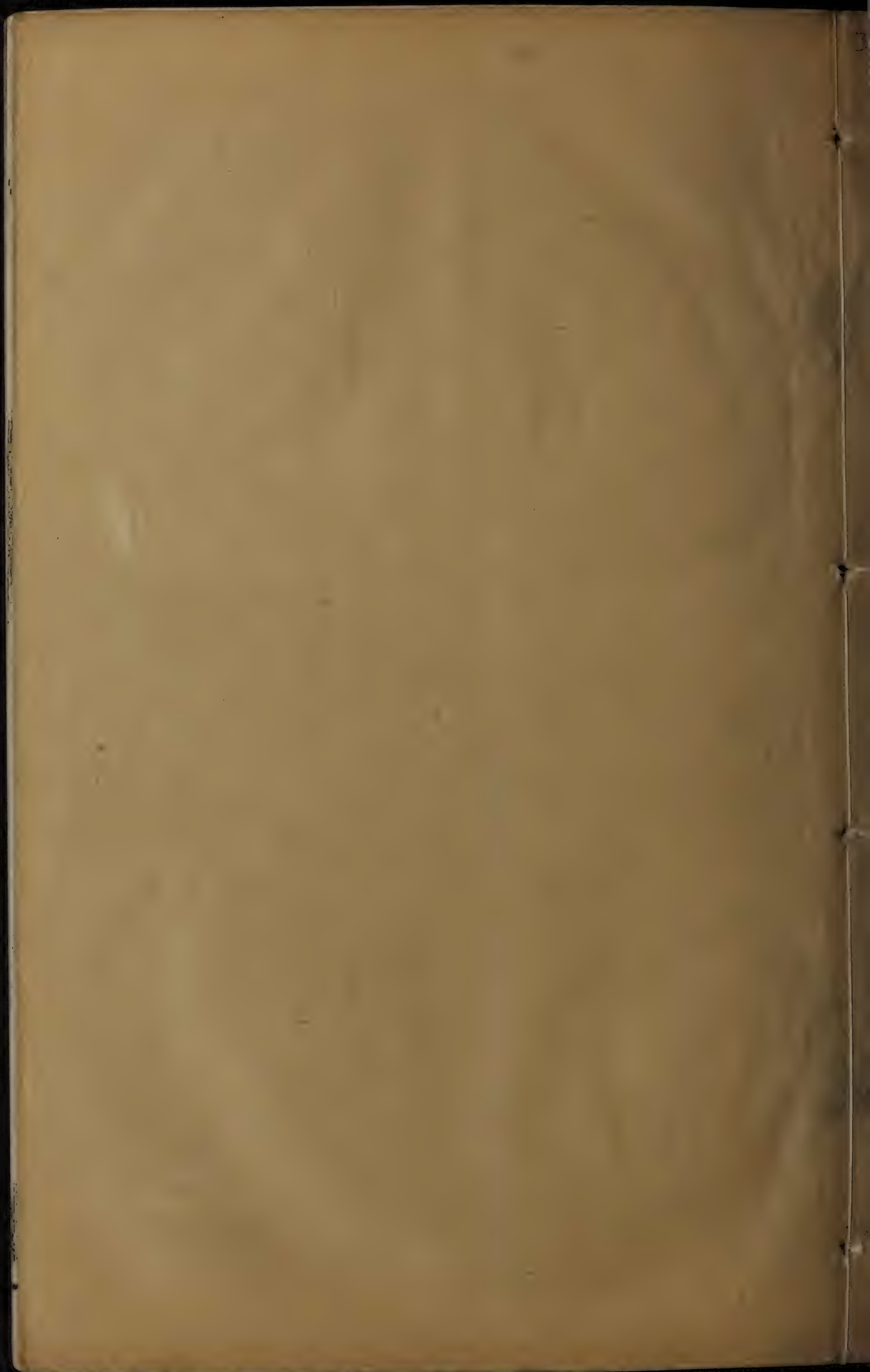
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七









# 戰國策卷第八

##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一國下有而字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令嬰子逐逐子曾本令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

志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公孫閈爲劉無爲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巳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熈君曰士更言之士無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爲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崑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爲人

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掞吾家高誘注云掞度吾家試可以足剗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

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爲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爲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柰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

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曰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劒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爲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也晚徐也張丏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

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爲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

大事在記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

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

也鎋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鎋轂閡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

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

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

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

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有君字留一留下有之字楚

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循作脩曾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

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織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作幅一幟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侯軍者以章子爲然威王不應應荅頃之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馬牀也吾一吾下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

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著二字古本作走而宣王也齊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患憂天

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慘也目不慘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

倍太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臨淄齊部臣竊度之度計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作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闈（至闈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猲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敎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横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澠池(趙入秦朝於澠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摶曾作慱)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敎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 戰國策卷第九

##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有一罪也字下又使至使一至無又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效致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

〔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令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

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因魏王因一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値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壃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

儀與之俱（俱借）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　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也劉作乎　公昭陽　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一本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　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卻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illegible]圖考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曾不作此七字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資與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

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
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
交齊辭一作而爲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
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
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
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
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
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
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
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劉無之字）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

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君子子一作又文号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

甞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殘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刋此桃梗畫荼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甞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甞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

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文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

衽湔汙也湔灑田瞀續瞀恐作瞀春秋傳鄭游販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能至瞀晉鄭游販軼也轍曰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聞孟嘗君問告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溺為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唼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無以伐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 錯置也據處也猿弥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 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 各有所宜 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 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 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 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 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 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生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侶）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郄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勧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万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爲天下備循計曾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 士禮居黃氏叢書

士禮居黄氏叢書

之半今又刲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此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 戰國策卷第十一

##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

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劵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馮諼曰）謂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

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

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
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
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
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
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
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
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鮑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録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顔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顔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

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馬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説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無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

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

# 戰國策卷第十一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

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
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
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
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
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
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
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
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
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
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

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

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内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麒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栢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

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

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

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惡)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樞 咎作喜 劉)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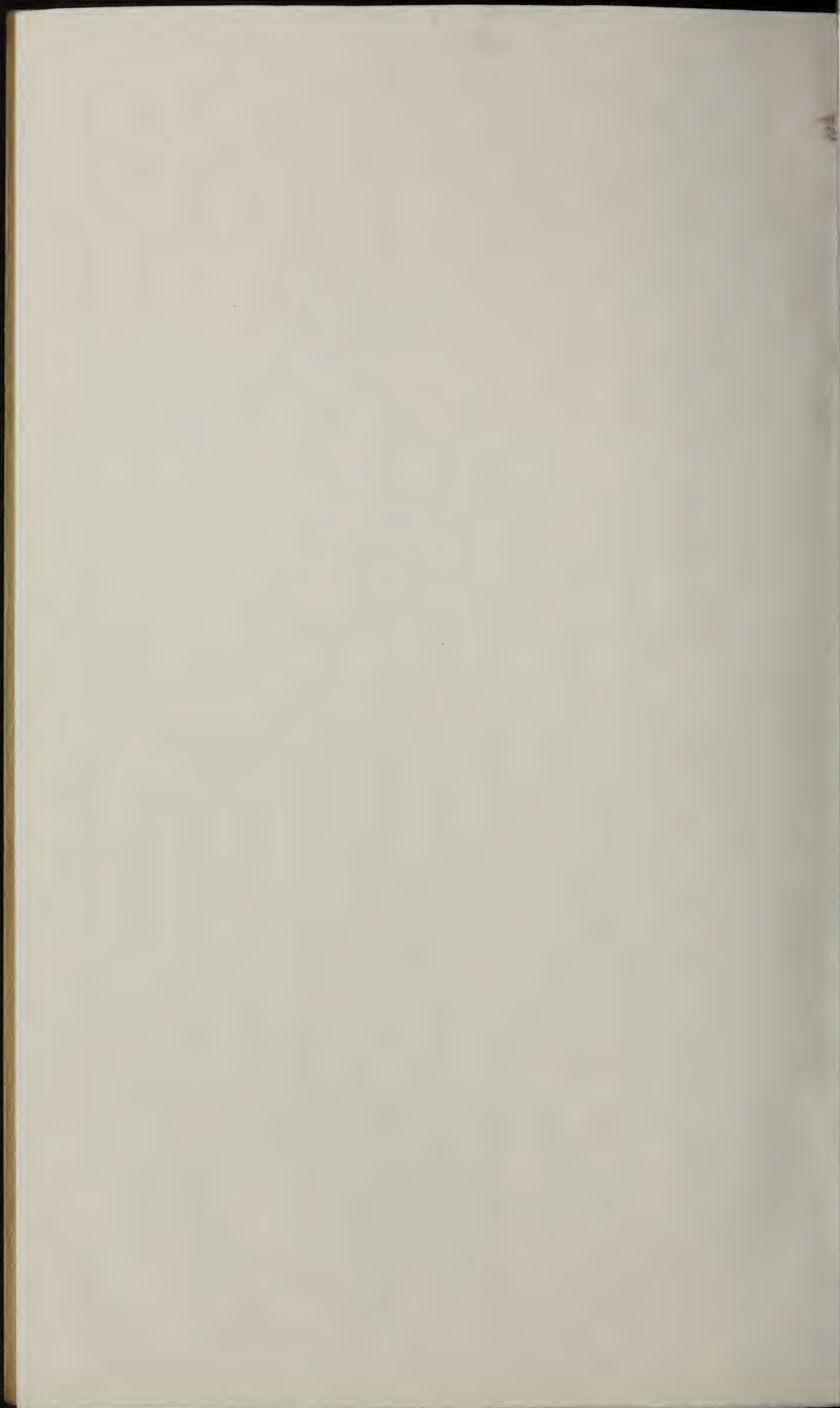
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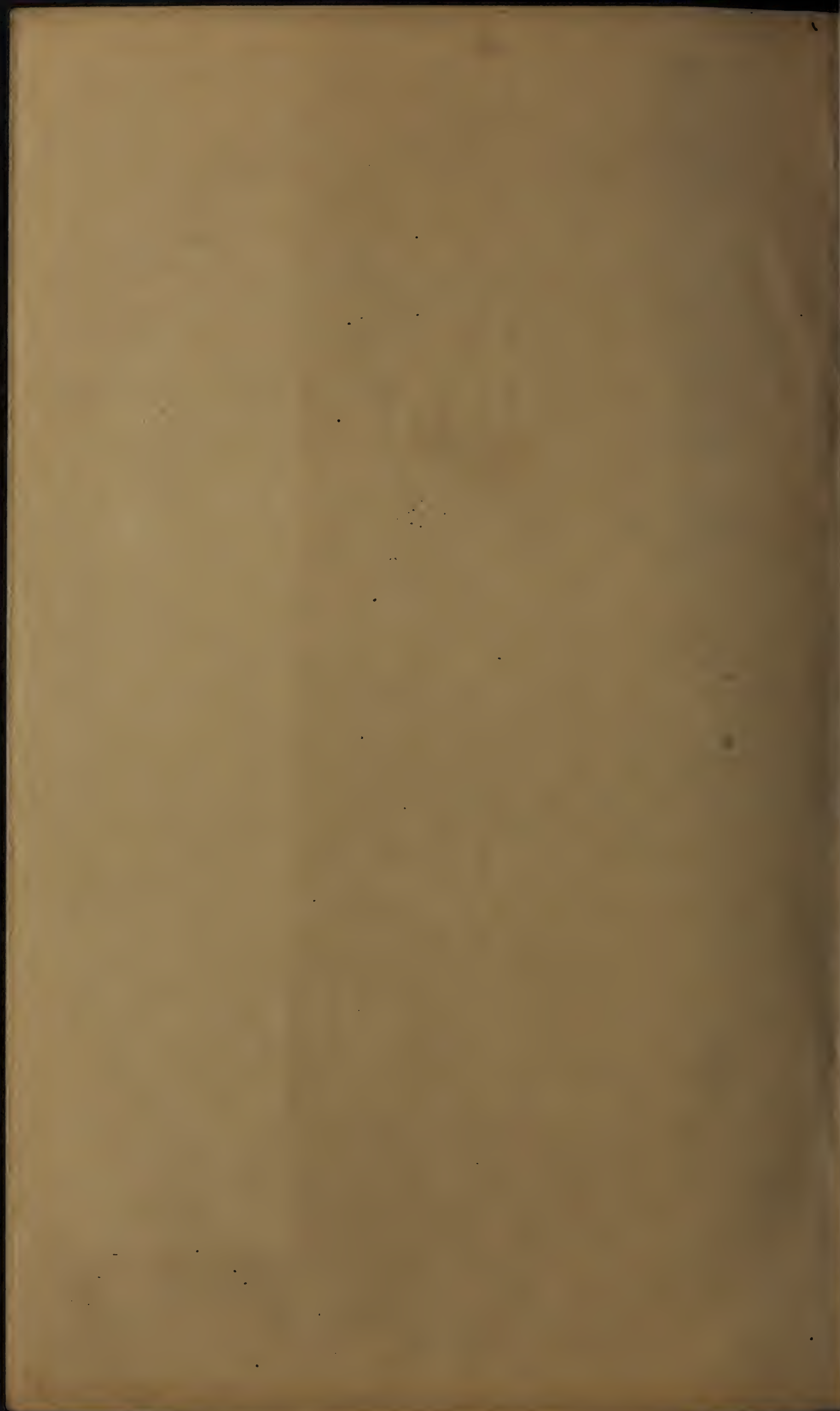
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

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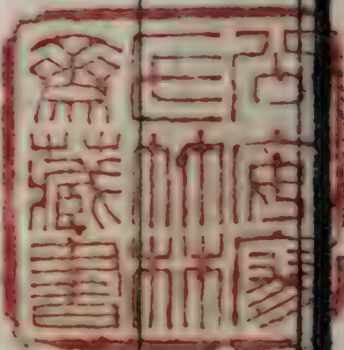


# 戰國策卷第十三

##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立一作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

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同集無此十三字史記有一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吴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
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
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吴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

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㮏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𩩲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𩩲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去能音泥）下壘枯丘（續去丘音谿古叶音鬼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

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粮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佳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佳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遄古䮻音切客音古音禘悋叶古史記歌云云蔟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䶭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

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 戰國策第十四

##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今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目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目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目利其心必營我悉兵目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㠯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㠯廧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無荊字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㠯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㠯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㠯為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此言其後三字）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有作知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㠯（曾作㠯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㠯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㠯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㠯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㠯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㠯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緪栻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緪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

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螺）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巳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　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
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
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
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
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
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
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
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
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説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

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九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内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内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絶齊交不絶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
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
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
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
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
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
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
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

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就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 戰國策卷第十五

##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

之兵今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旋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

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 戰國策卷第十六

##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

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黒別本作黛黒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為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御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 戰國策卷第十七

##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褏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

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絶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颻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蹠汪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
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
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
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
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
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
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禕孫作褋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
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
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

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

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巳而
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
女弟與其使者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
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吳封春申君使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而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九十四年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㓡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巳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吕不韋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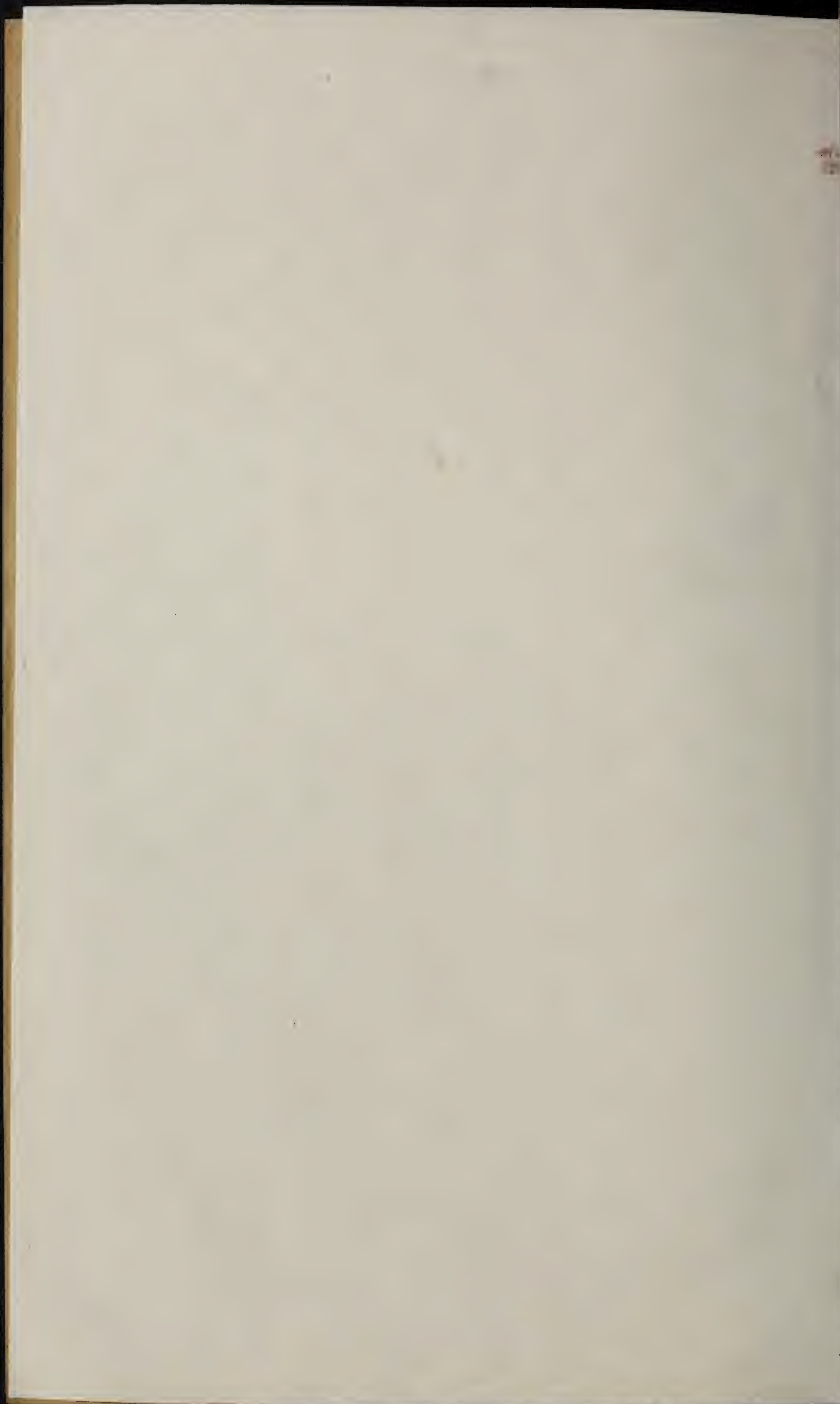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

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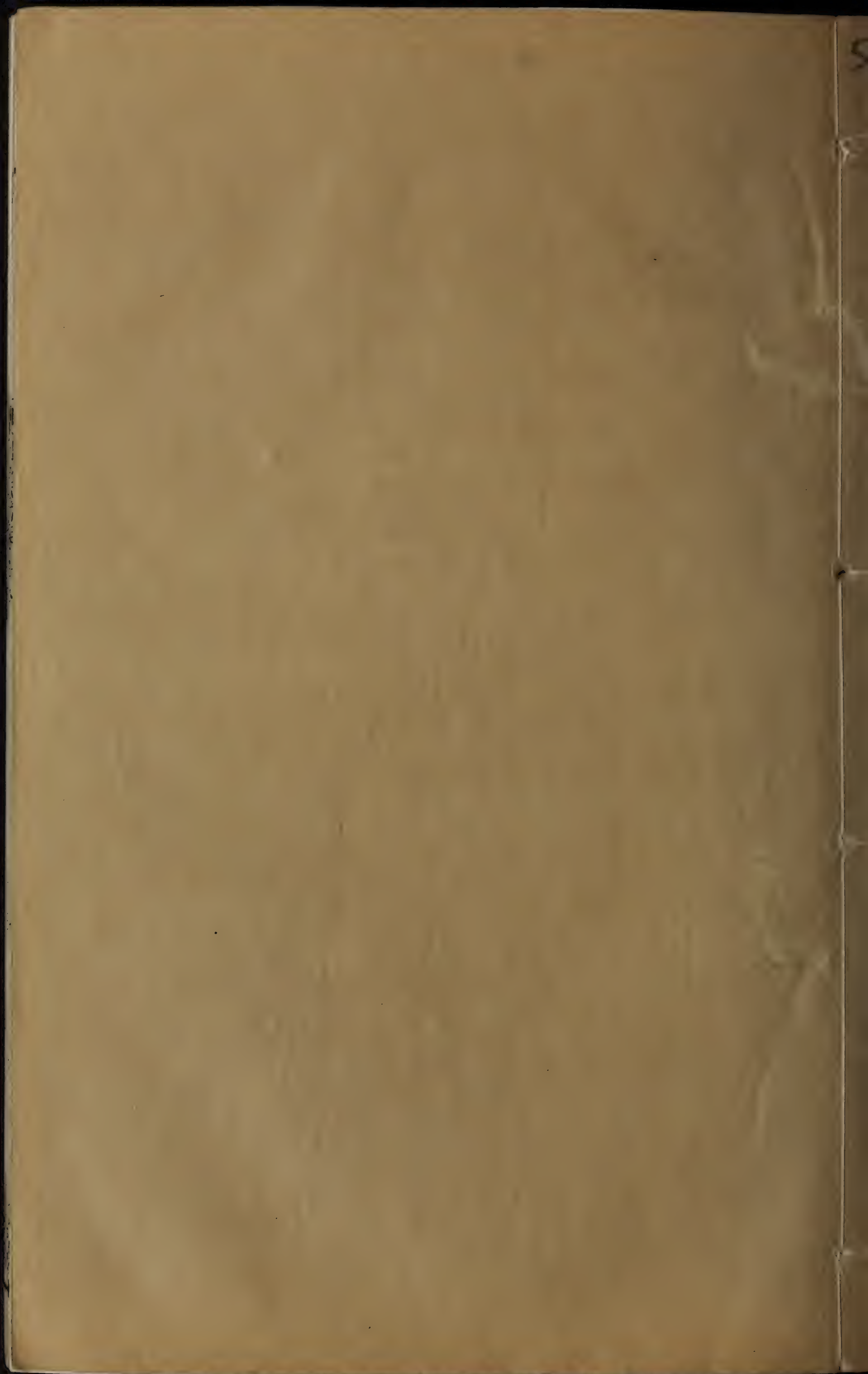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屛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晝䇿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尢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吴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 戰國策卷第十八

##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郗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
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
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
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
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
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
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
之才臣也世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
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
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
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
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
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
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
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
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
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
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
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中
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
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
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
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
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
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猒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旣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
年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
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
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
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
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扜（曾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巳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恠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删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

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
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
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
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
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
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黒貂之裘黄金
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
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
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淩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

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巳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盖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䵎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䵎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

大夫之徃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
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
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
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
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鬭兩罷而歸其死
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决不相鬭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
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

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

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

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

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

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

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

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

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作卬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 戰國策卷第十九

##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敎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屛左右曰言所以異隂陽而巳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無爲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
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
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
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
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
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
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巳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
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

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拃面孔衍作右臂左袵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

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姧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

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錢改奇作袌）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
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
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
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
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
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
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
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
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
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
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
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
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
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
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
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
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
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
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

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絶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吴干之劒續云荀子注引作吴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曾作頊)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曾作頊)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

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

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
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
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
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
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
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
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
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
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

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之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

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
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
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
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
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
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
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
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
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

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乘一作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

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

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
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
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
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
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内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

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
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
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
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
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
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字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

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一作膋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

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内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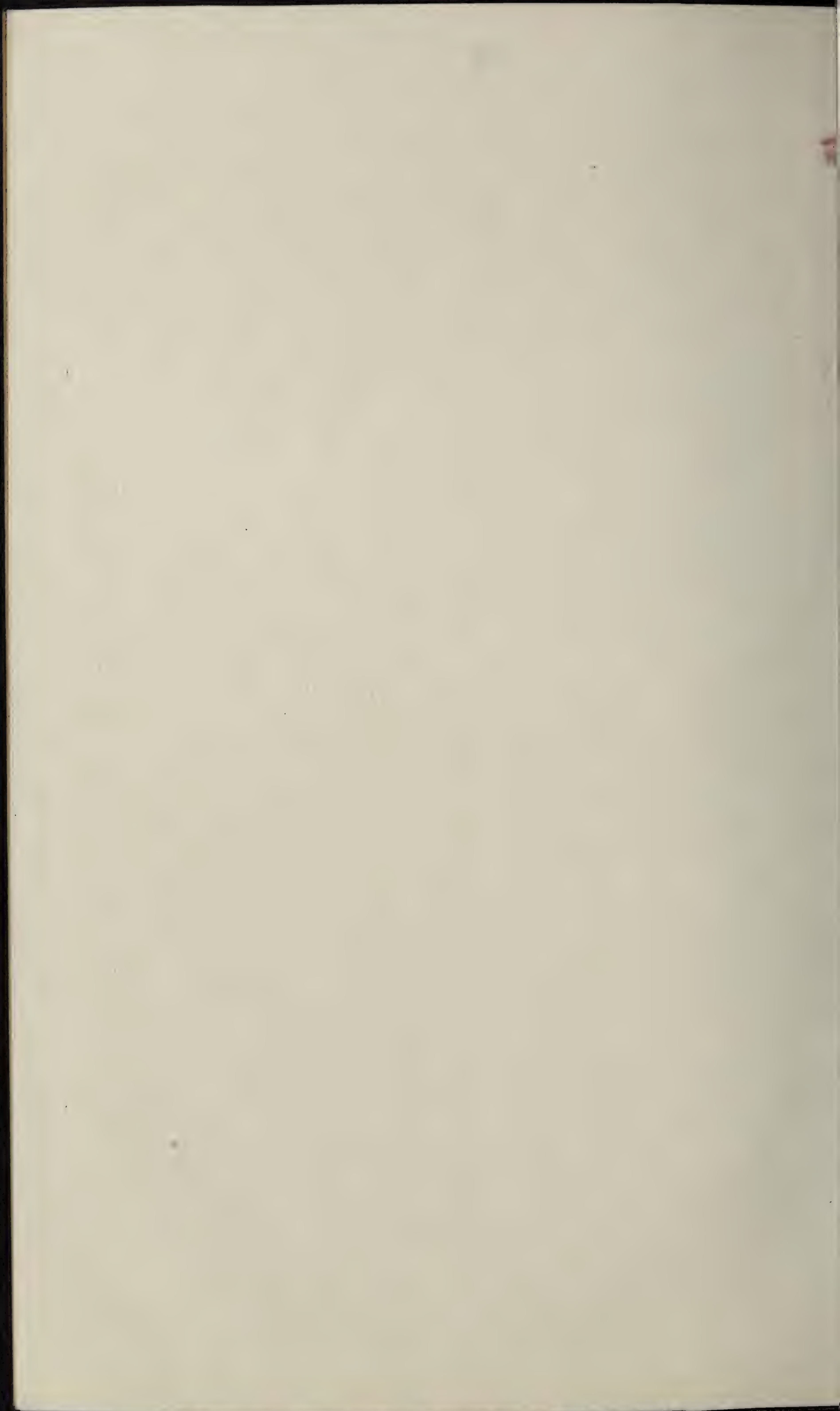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踏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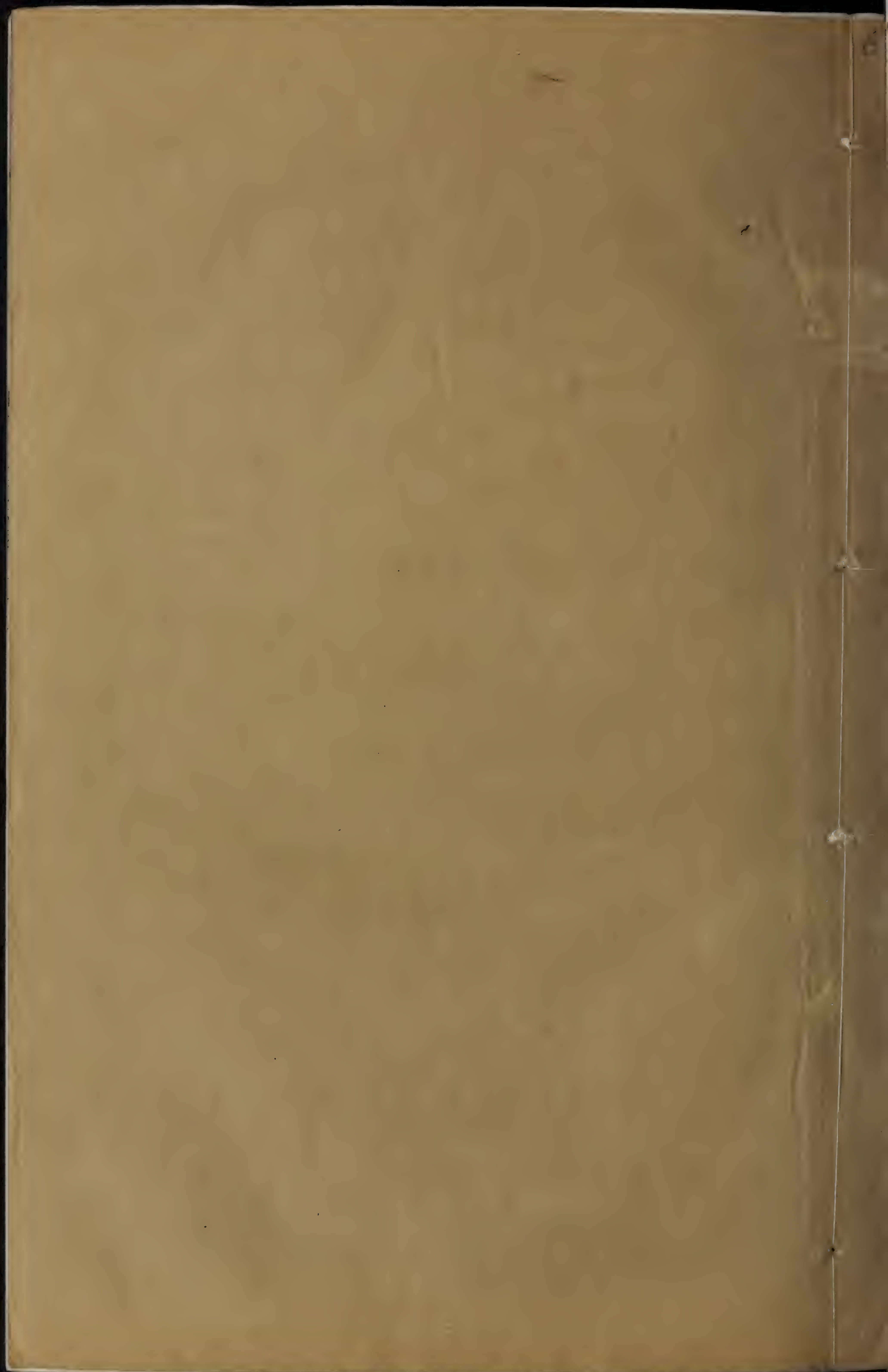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薜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

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呡作岷）一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岷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巳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巳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眠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

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内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内韓珉於齊内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

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
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争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
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
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
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絶下軹道
南陽高伐魏絶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
（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
陰四矣天下争秦秦堅三晋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
兵東分於齊秦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君桉救魏是以攻齊之巳弊救與秦争戰也

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
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
絶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
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
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
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
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
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
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

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咲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内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

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蚉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竇苹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𢘑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

皆有坐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

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

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庄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

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

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恐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

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

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

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

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

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

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

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

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
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
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
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乎内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
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内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
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
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毁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

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一作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
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㝡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
及其將顔㝡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

#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高誘注

##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内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



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楊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

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墬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巳寧爨襄之力也縣賞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巳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黄煑棗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埊方千里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巳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 曾劉無乘字 騎五千疋 曾劉無疋字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 劉作實 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絶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

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粮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埊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

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
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
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
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
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
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
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
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
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埊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梏）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絶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絶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内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繖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已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埊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埊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虚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

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
内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
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
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
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
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
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
王爲約車載孫作齋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
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

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 士禮居黃氏叢書

士禮居黃氏叢書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君一作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後曾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一本無而字而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

因令王致萬戸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蔷一本作蔷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蔷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蔷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蔷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蔷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

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

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

齧其墓續云後語作蠻水汪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潏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

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

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

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埊既已得埊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埊既已得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

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刼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曽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

烟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㝡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朌宿將也而

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覇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踈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内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曽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者以字）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

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
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
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
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
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
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
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
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
於中身處死亡之埊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埊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

之（一作多）割埊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内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内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埊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埊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

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荊）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

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

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

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去史衛劾單父秦

兵全巳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
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
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
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
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
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
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
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
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

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

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
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
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
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
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
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
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
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
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

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

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
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
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
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
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
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
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薜曾作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

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茹曾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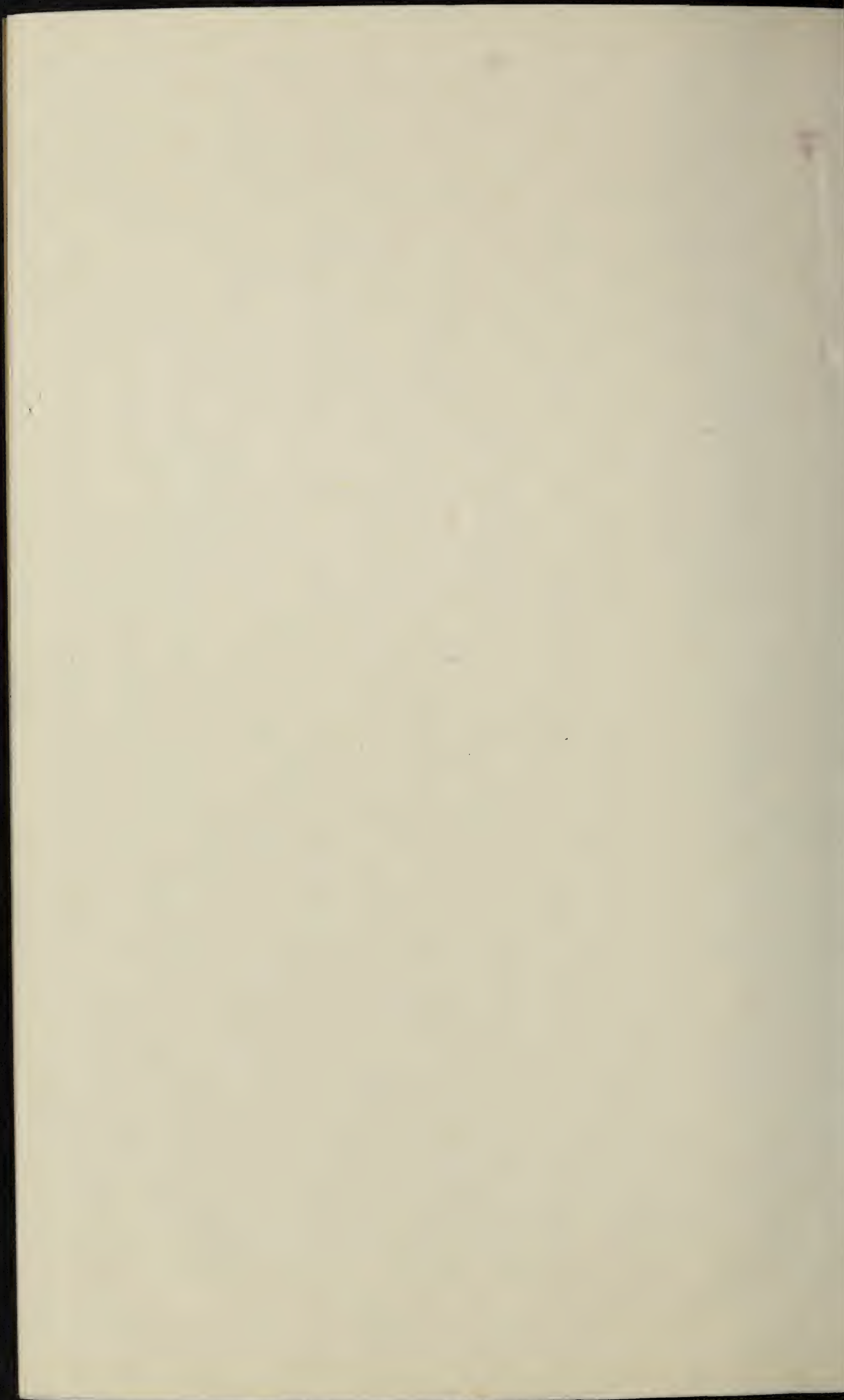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宫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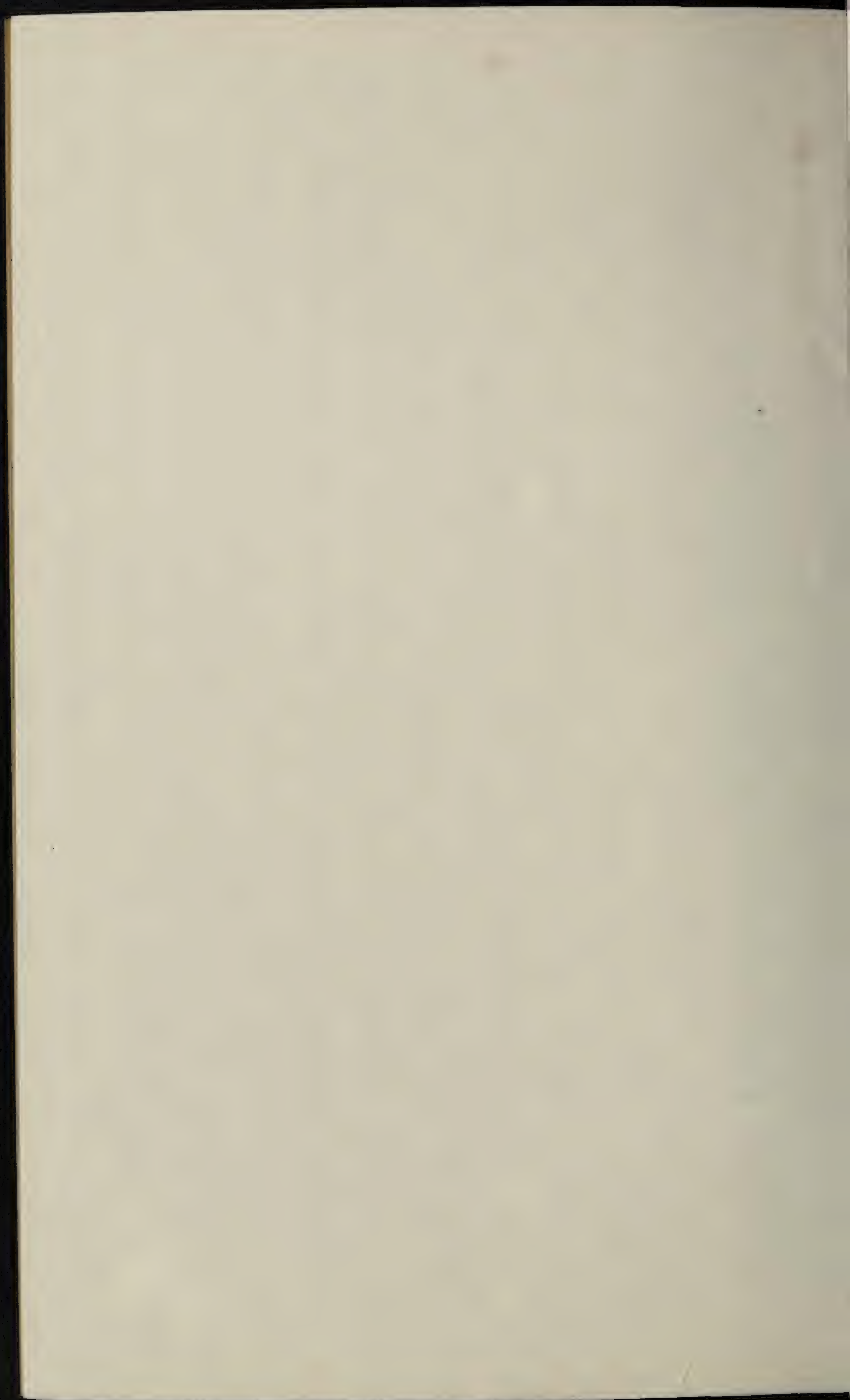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
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
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
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
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
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
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
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
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
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
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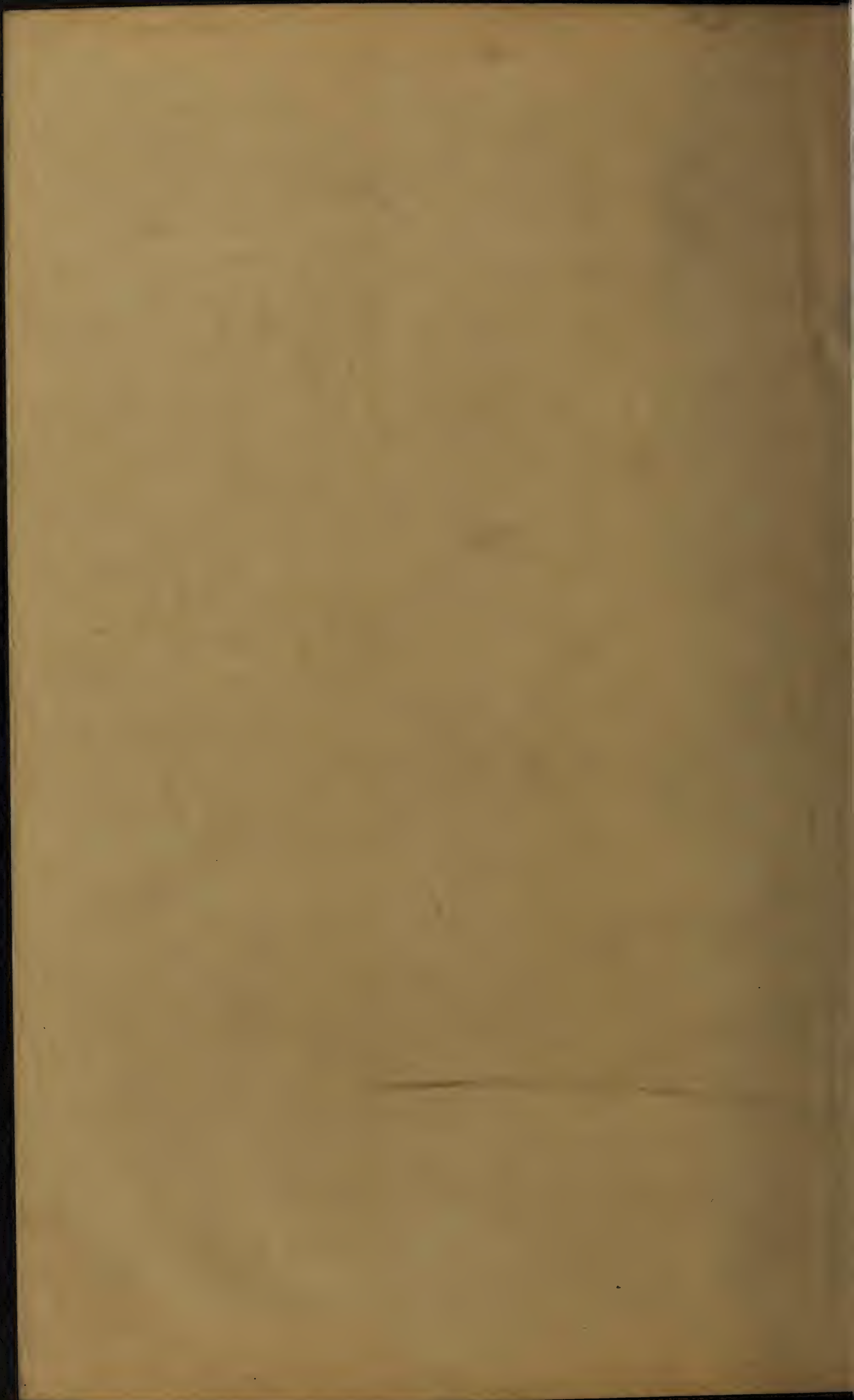
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

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内得樓麋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



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寧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

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以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

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

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黍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考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

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是
幷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爲而收齊趙攻荆欲爲而收
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
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
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
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
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郚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

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絶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踈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

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

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曽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覇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㝡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周冣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冣也今周冣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縞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己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内（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

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帽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内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合一作含）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説
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
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
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
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
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
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作休烈劉作隆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於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敎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錢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㕻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巳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史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

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

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卬）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一（一本作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

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

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

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

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

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

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

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

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

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

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

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

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戊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

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雠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

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
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
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
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
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
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
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
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曾一作欲一作郤）齊此
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
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

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絶齊
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
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
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
絶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
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
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
絶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
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彊之内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内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内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魏一作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甞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巳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巳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

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

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鏑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

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橋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尚之曾作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内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
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
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眄
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
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

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攺因作曰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曾作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

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
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
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
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
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
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
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
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

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晋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宇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

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豨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令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

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

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

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

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曾劉無下强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

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

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竪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竪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

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

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

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熈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熈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横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亹

叚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一無此字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曾作維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兊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兊因爲蘇

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

善令郭任以坐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

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

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趍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巳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危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

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

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埊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

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

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覇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
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
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
市被死巳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
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
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

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
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
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
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
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
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
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曽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

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

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

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

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

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

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

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

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

先人甞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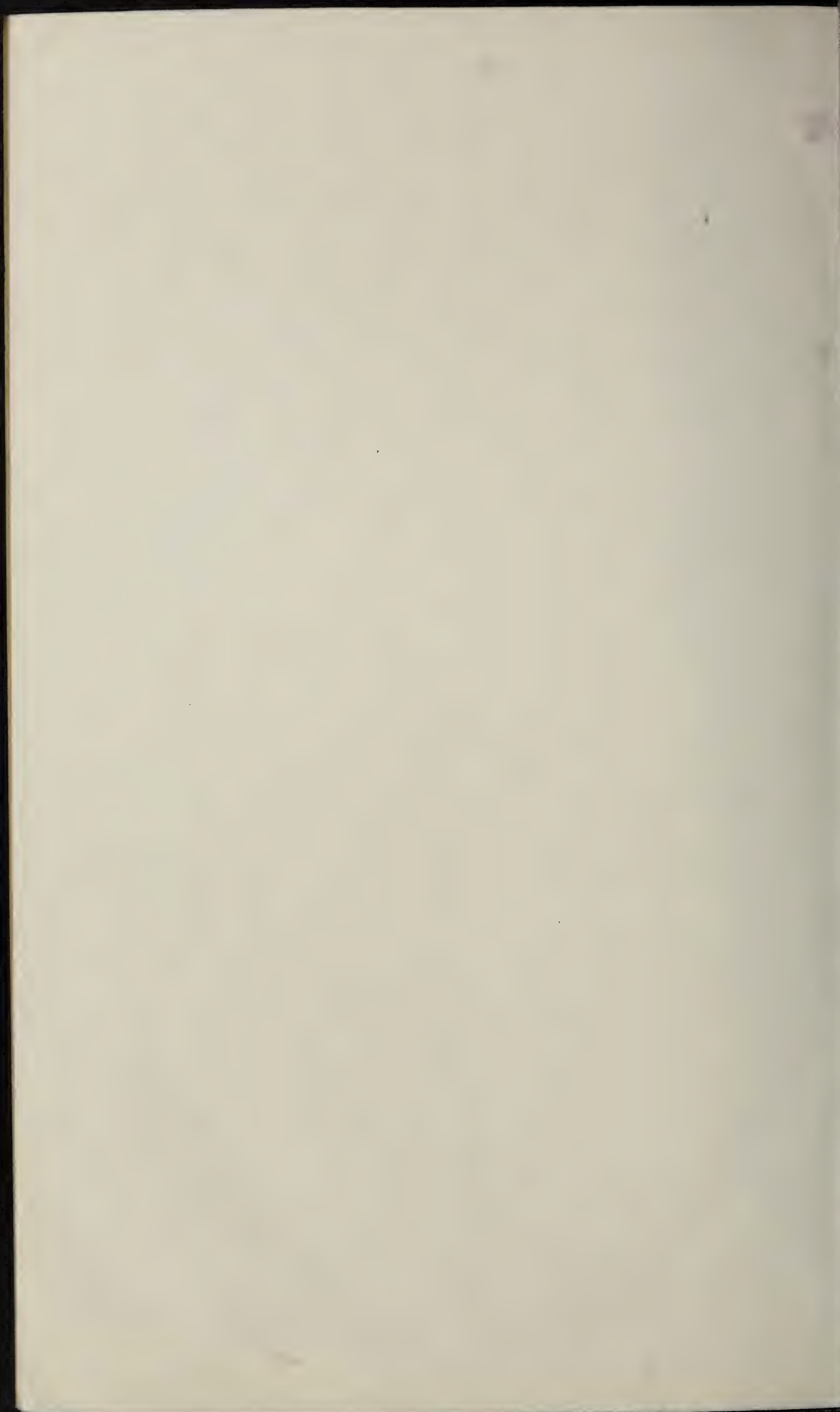
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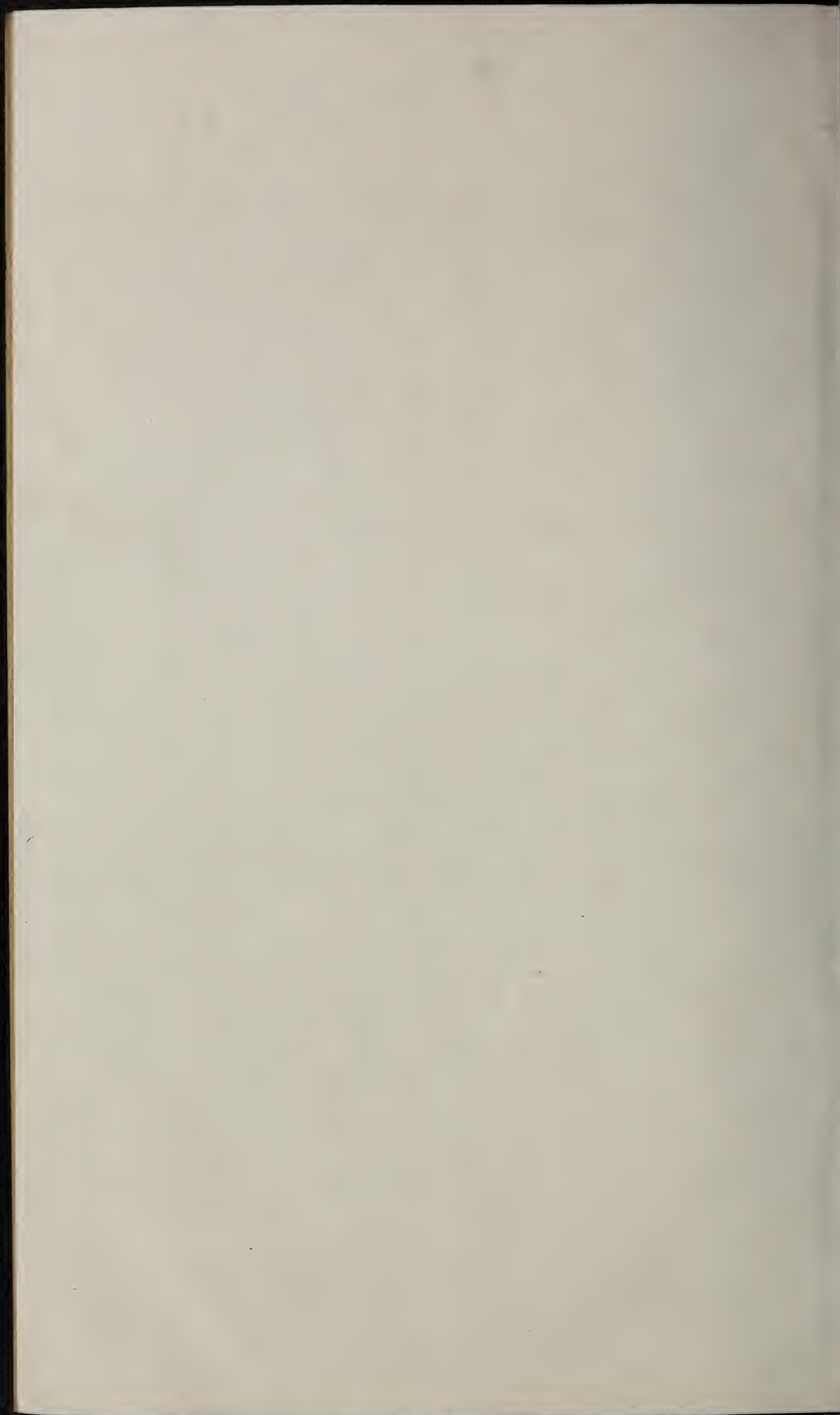
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埊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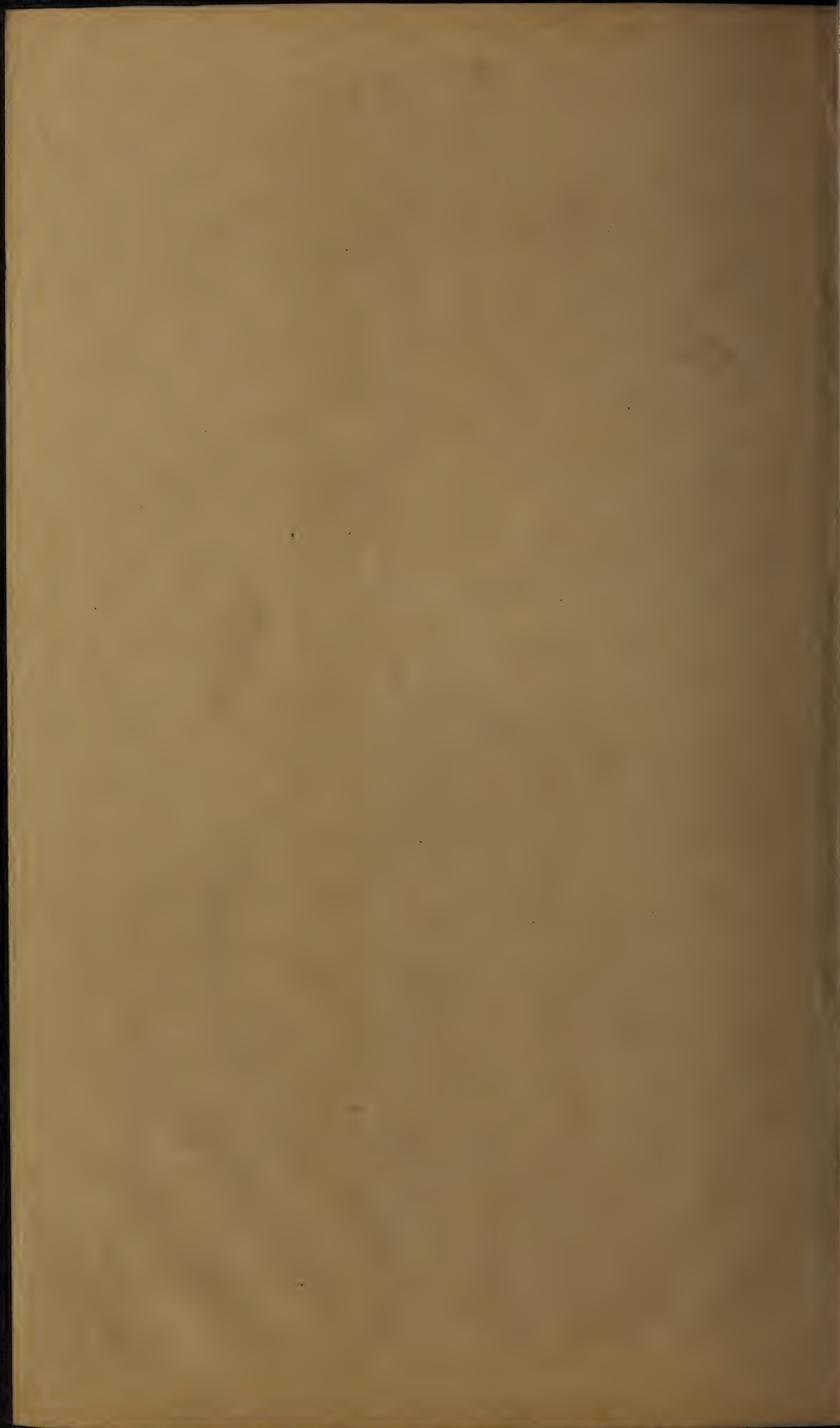
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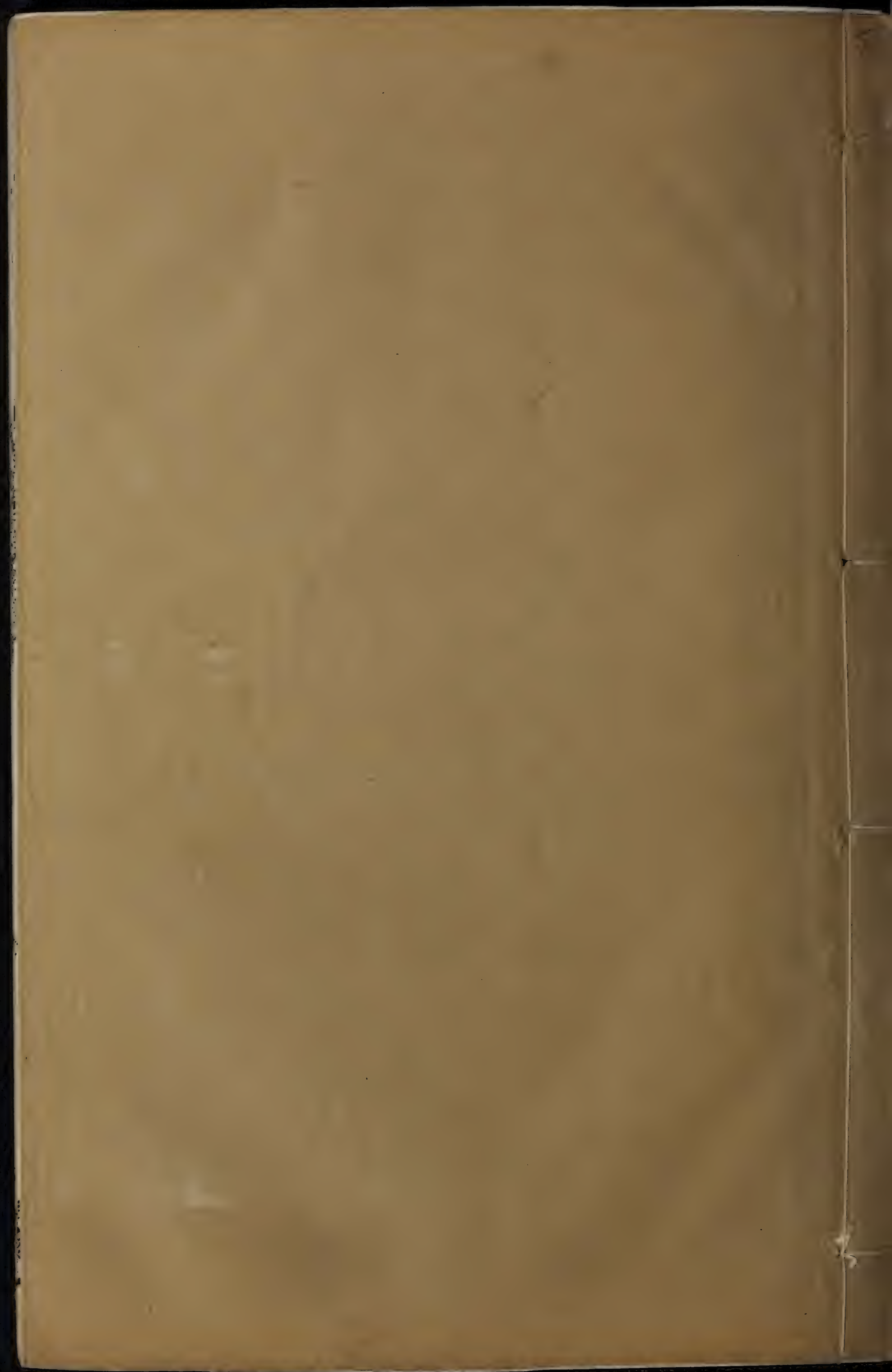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埊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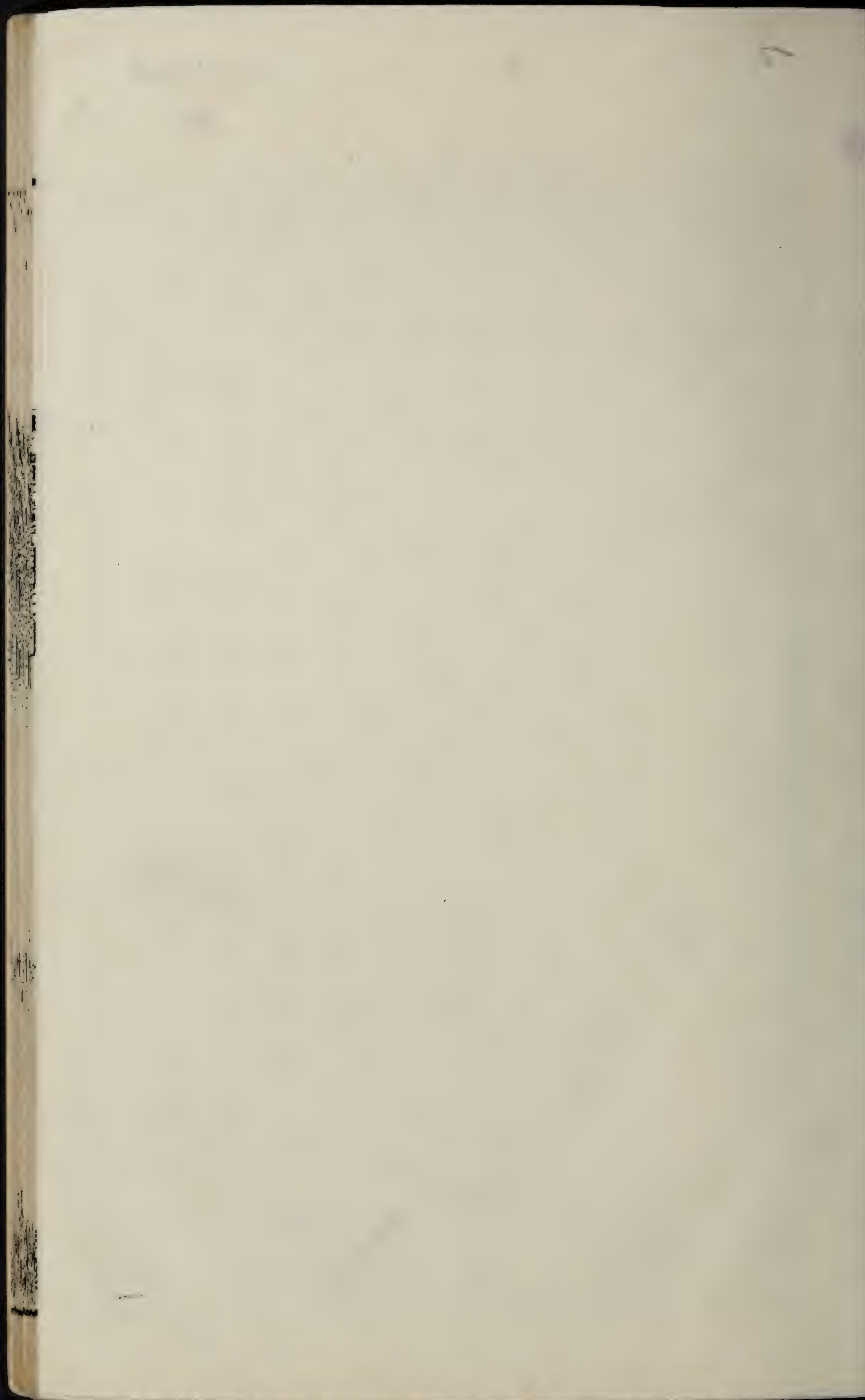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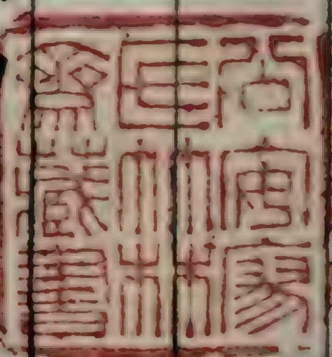


# 戰國策卷第三十

##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



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巳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

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埊三川晉國之既三晉之半秦既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

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絶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

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巳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耻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

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埊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

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爲燕説齊未見齊王先説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

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

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

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
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
之所重處重卯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
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
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
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巳臣受令以任齊及
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
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埊行
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
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
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

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
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
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
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
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
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
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
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
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説趙王曰昔者吴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吴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説趙王趙王大悦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刦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刦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刦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賔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鋭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厤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

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惬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
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
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
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
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
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
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
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
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

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

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謡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兩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闕口一令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

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楊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

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剬）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

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

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曾本無荊字）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

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巳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

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復（曾作後）爲忼

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絶袖拔劒劒長摻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劒曾本無劒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

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
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
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
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
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
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
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
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

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 宋　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

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士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一作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悪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

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黄（黄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曽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紃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黄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黄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黄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黄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

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惡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

言徐攻留其目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毋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絶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鸇於城之陬康王

辟公之子剔成之弟[illegible]王鵬也羽虫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

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顔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顔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上太子顔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

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

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群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令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鼇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

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眤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

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

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臨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絶之絶中山也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

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己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

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尔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

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巳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徧而有亡之患也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桮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亨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虚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

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

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諸侯戰之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

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

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第三十三

嘉慶癸亥秋吳門黃氏
讀未見書齋影摹宋
本重雕

#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

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斁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

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横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

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旣遠故根本雖代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

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

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㢘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曽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鐵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黄本入秘閣集賢

本㝡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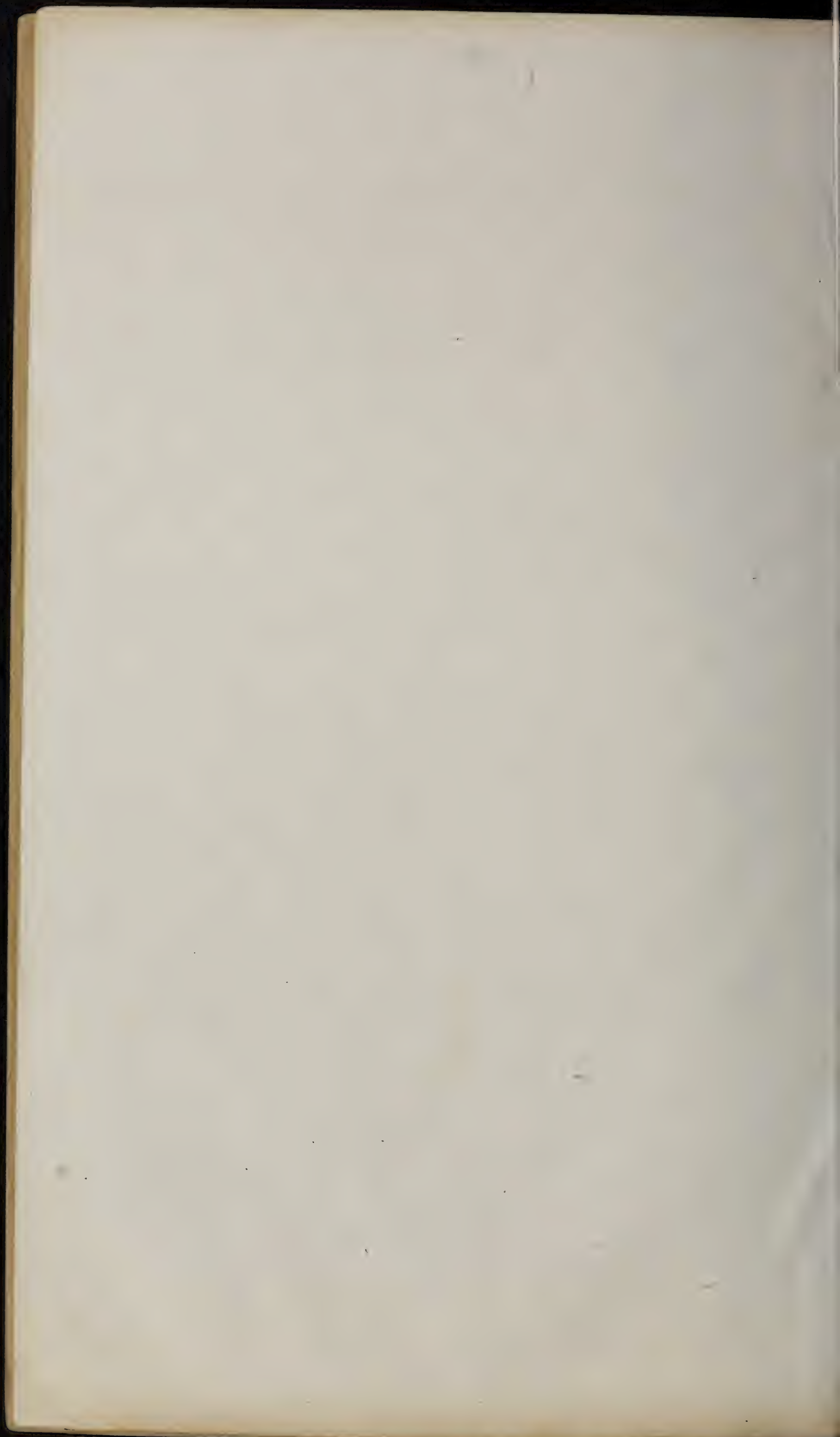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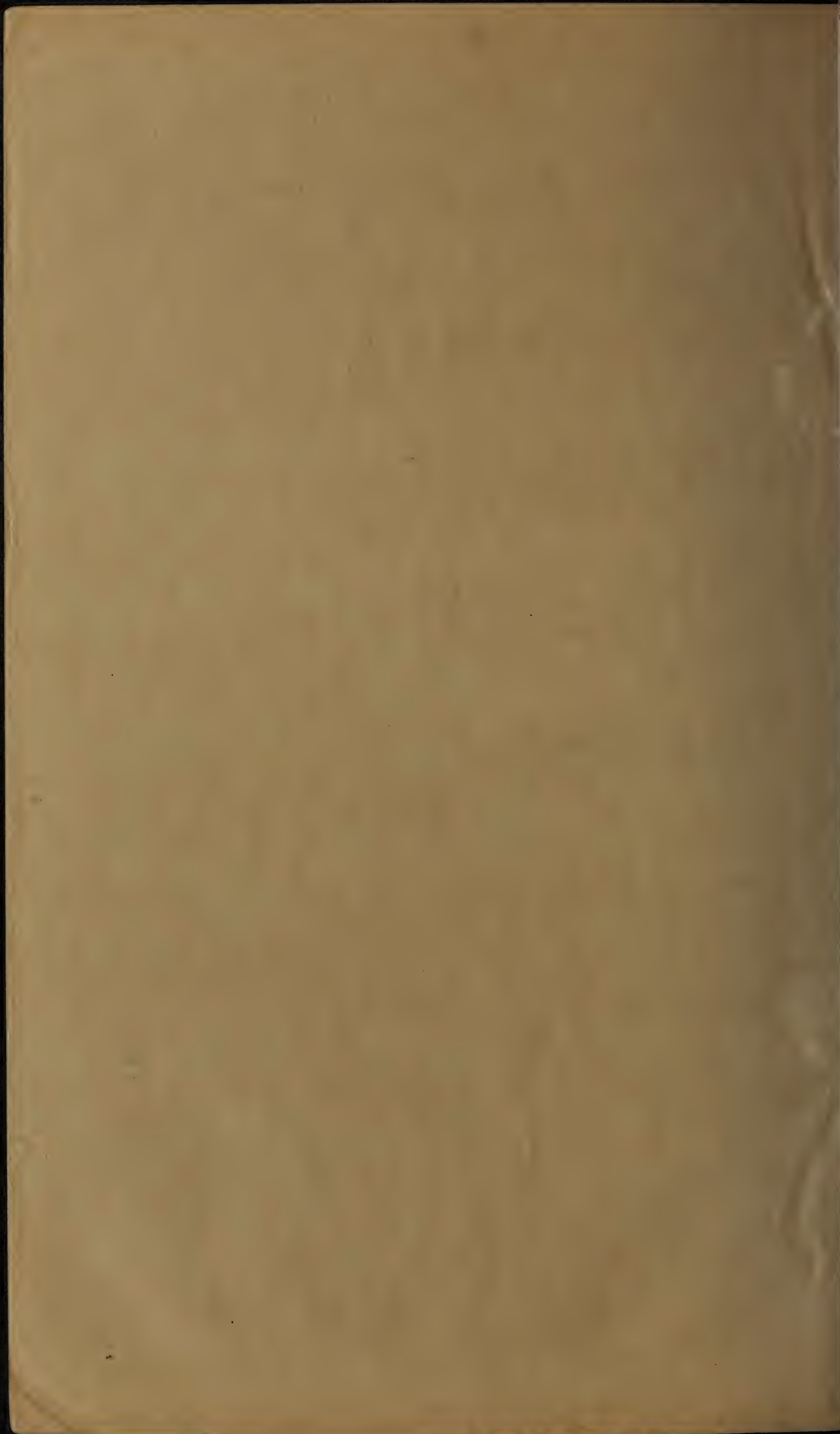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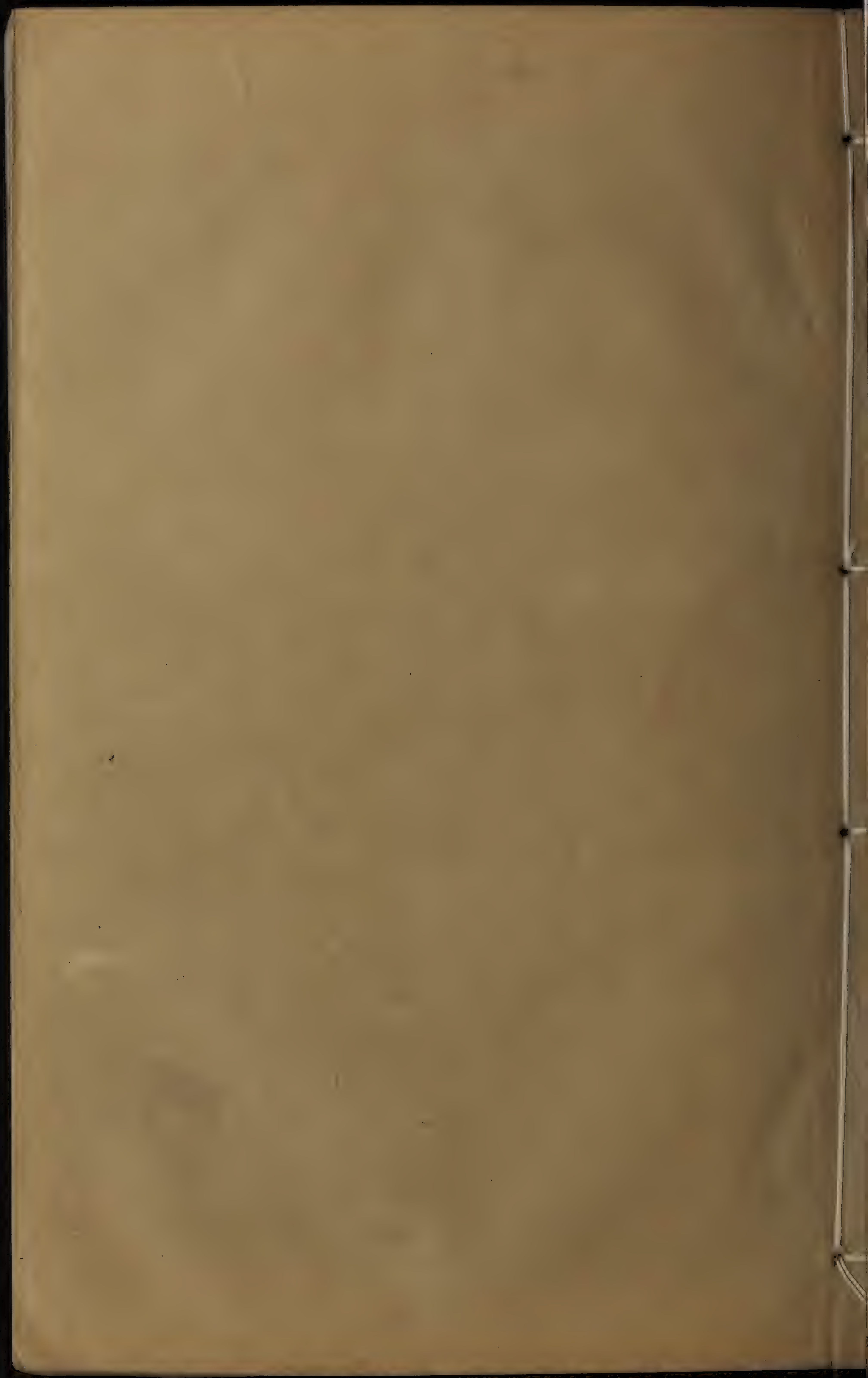
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
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
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𤣥有失
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
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
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𢙣字
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
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
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
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𢙣字亦豈出
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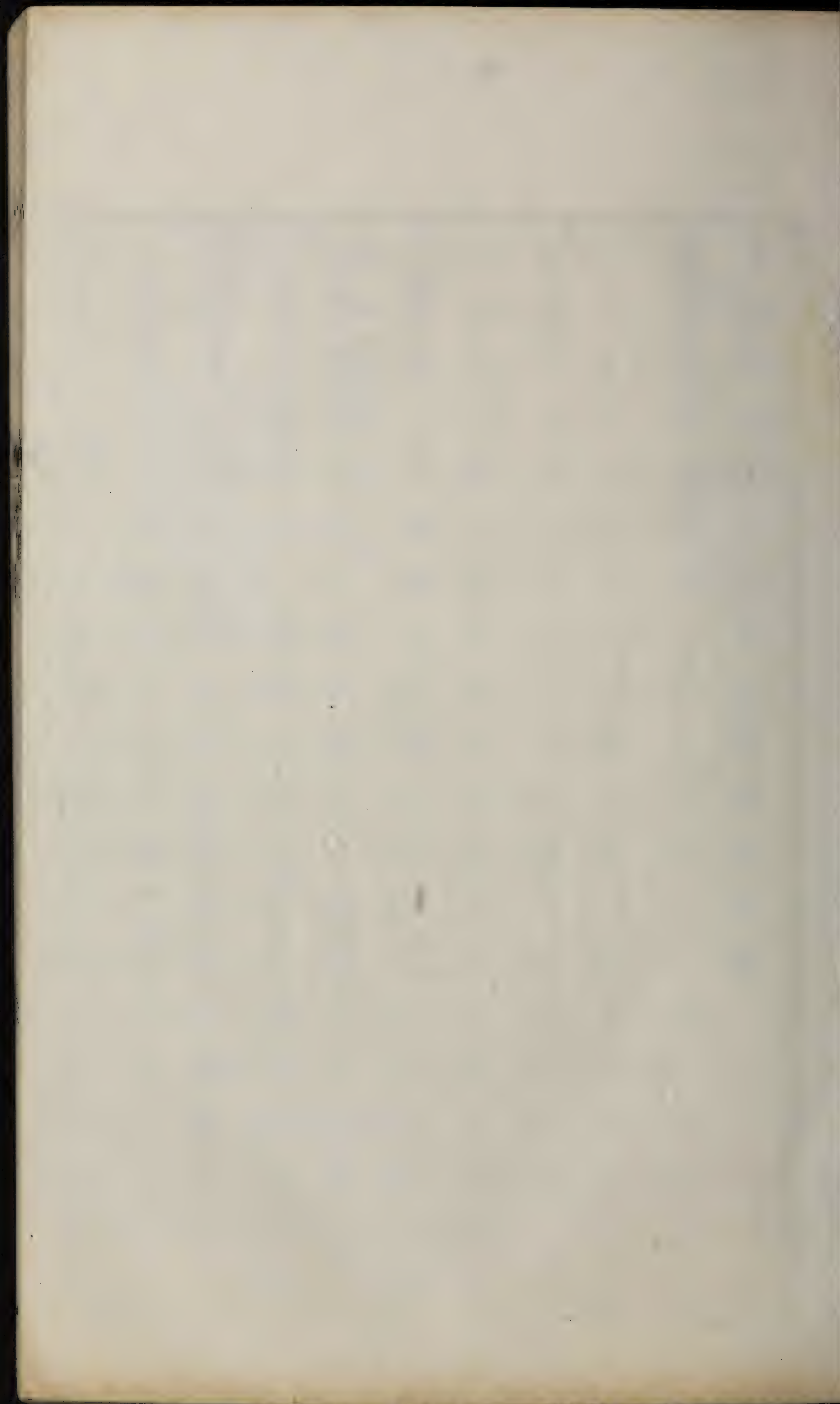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灓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
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
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
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
姚宏伯聲父題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緑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

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㫖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顧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作轉蓋爲戰國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寳鮑本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

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醯壺醬甀耳醯壺鮑本作壺醯甀鮑本作瓿吳補一本醯壺昔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竊鮑本作切子之數来者者鮑本無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古字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誤曰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鈌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今本中作仲鮑本作仲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鮑本作葉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

令周最居魏 鮑衍周字 周文君免士工師籍 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 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 齊桓公宮中七市 鮑改七爲女吳氏有正 故衆庶成彊 今本彊誤疆 增積成山 成鮑本作如 問其巷 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 恐齊韓之合 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即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 因以因徐爲之東 今本下因字作困鮑本作困 公負令秦 吳氏正曰令字疑合 大原西止 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 復國且身危 鮑改復爲覆吳氏補曰覆通 石行秦 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 謂薛公曰 今本公誤君 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 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 聽祝弗 吳補一本祝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校云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疑亦本不作祝弗也今無可考 欲取秦秦

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據史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無爲字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補曰率史作變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本作郝則賁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賁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爲急之吳氏有正無因事也也鮑本作矣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者鮑本無且臣爲齊奴也臣鮑本作秦盡君

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蒯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爲注云一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此有脫誤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爲宮下同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馮旦曰今本旦作雎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雎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蒯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下同丕烈案昭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嘗欲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爲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爲惡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鮑本無吳補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君之使又

不至今本至誤知西周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爲而吳氏補曰史作而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秦得無破鮑改破爲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犀當正丕烈案犀即犀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爲持吳氏補曰字有訛昔智伯欲伐厹由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厹繇丕烈案厹是厹形近之譌厹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厹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猶蔡觀

焉與策文不同而實囚之也也鮑本無吴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

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爲仲吴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吴補一本收之令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爲與吴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爲説則作原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吴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弓撥矢鉤鉤鮑本作拘改爲鉤吴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爲伍吴氏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吴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二鮑本作兩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爲子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吴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爲謂非通借

乃寫者亂之後倣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
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爲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
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
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爲句所解全謬今本依之
非也而利溫囿以爲樂鮑改利爲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
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有計字是
上黨每患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而許之成也也鮑本無故易成之
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曰丕烈案舊日字多寫爲曰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兵
字無也字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爲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
爲王計者君不如使周最最鮑本作早鮑改早爲最悍請令王進之以
地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爲聽吳

氏有正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為利吳補一本作利而臣為不能使矣為字鮑本在能字下且輕秦也鮑改且為是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為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作事成丕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有之字迫則杖戟相橦橦鮑本作撞羸縢履蹻羸鮑本作贏吳氏正曰一本作羸是羸與縲纍字通用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吳氏正曰一本作橐面目犂黑鮑改犂為黧吳氏補曰古字黧犂通借狀有歸色鮑改歸為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丕烈案此不得輒改高注即其證矣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為叔為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為用鮑改溢為鎰吳氏補曰此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今本棬誤捲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鮑本作主天下莫之能伉能鮑本無吳補一本

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

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

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

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

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子審作當將

西南吳氏補曰韓作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

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

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爲非吳氏補曰韓

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不

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爲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丕烈

案不當作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爲有蹈煨炭吳氏補曰韓爐炭比是也鮑比下補

比字吳氏正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

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作合下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

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宋

吳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丕烈案燕策云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丕烈案韓子是防字史

記同取洞庭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

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策

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渚同字也五渚說在集解索隱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

丕烈案韓子作荊王君臣亡走東以強齊燕吳氏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令荊人

收亡國令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

韓無作失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韓作詒是下同兵至梁郭
鮑改郭爲都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丕
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
日靈謂雨也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丕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
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韓子有完河間吳氏
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
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七十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
呼池以北鮑改池爲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丕烈案今韓子是沲字荆魏
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荆吳氏補曰韓作拔丕烈案拔字誤挾當是狹後策文省攻
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以
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沃丕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

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矣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曾乃復悉卒卒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乃鮑本作以丕烈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拏戰疎而天下丕烈案策文有却萬注可證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孚下丕烈案策文李鬲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丕烈案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至字昔者紂爲天子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爲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襄主錯龜吳氏補曰錯韓作鑽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丕烈案策文當本作一舉脫一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爲謀不忠者爲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

補曰韓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重爲子不予之今本予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

弊兵勞衆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

譬鮑本作避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利盡西海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齊

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

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本漢中南邊

爲楚利今本本作今乃誤涉鮑也鮑改本爲今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爲自有漢止傷本有殽舛亦未是

王割漢中以爲和楚以爲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爲和楚

田莘之爲陳軫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

之善用兵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衍用兵二字軫

馳楚秦之閒楚秦鮑本作陳楚丕烈案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楚鮑

本作遂吴補一本今楚丕烈案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爲忠乎爲鮑本作於丕烈案

史記作爲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言子欲何之言鮑本無請

爲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丕烈案約車是也子非楚且安之

也且鮑本作宜吴補一本且則欲其爲我詈人也我鮑本無而常以國

輸楚王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爲楚屬下讀吴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孰視寡人曰

鮑改孰爲熟吴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尚

見棄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吴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吴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

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爲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

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

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亦無先齊王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吴氏補曰疑衍丕烈案大字當是史記

無亦字唯儀之甚憎者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所字丕烈案史記有亦無大齊王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本作没改爲役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臣不知其思不鮑本作又有兩虎諍人而鬭者者鮑本無鮑改諍爲爭吳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刺之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困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當依單本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人者甘餌也也鮑本無難悖也也鮑本無皆張儀之讎也儀鮑本作子下句同義渠君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投其石鮑石下補曰字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乎史作矣請之

魏約伐韓今本伐誤代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鮑衍爲字丕烈案史記無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即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吳氏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丕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侈徐廣曰一作馮王遂亡臣今本遂誤逐固謂楚王曰今本固作因鮑本作因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奭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此文吳以意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鮑改中爲仲是無伐之日已吳氏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譌於是出私金今本私誤利明日鼓之宜陽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補一本鼓之宜陽拔而外與韓侈爲怨鮑改侈爲朋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案據下句使下無者字也何愛餘明

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有於字）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谿谷槐谷並作鬼谷丕烈案槐鬼者聲之轉也此必在關內徐廣注史記以陽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蘇秦僞謂王曰（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作謂鮑改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謂齊湣王曰）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丕烈案韓子在外儲說右上事與策同其樗里疾事以一日爲別吳合爲一事者誤）乃逐之（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丕烈案韓子有）怵於楚（鮑改怵爲訹吳氏補曰策訹怵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恐鈌一魏字）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潰癰也（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癰）齊恐則必不走於秦（必鮑本無）是晉楚以秦破齊（破鮑本作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無乃字）

秦三

操晉以爲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丕烈案史記是挾）

字率以朝天子率鮑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本無報惠王之耻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丕烈案吳氏云秦誓非也東晉古文以爲秦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雎稱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以非此時也鮑改以爲非以吳氏正曰或以已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齊趙合鮑改趙爲秦而疾僭之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證魏謂魏冉曰鮑魏上補爲字曰辛張陽毋澤吳氏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衍此十六字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白起者且復將且鮑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若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句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所說全謬趙策云莫若於宋是其證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丕烈案須即深字誤句絕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重韓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縣宋衛爲比一本權縣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

成睪今本睪作罪鮑本作皐丕烈案睪即皐字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謂丕烈案史記作爲鮑改誤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史庸主後無反覆於王前耶王前鮑本作前者丕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不闔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丕烈案闔字是巳其言臣者鮑改巳爲亡吳氏補曰史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丕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因謝王稽說吳氏補曰史無說字謂范雎曰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雎丕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曰請鮑本作進丕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吳氏補曰史無即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尚丕烈案史記作尚皆匡君之事上之字鮑本作臣丕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上四句亦有人之所必不免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伍子胥槖載吳氏補曰後語注韋槖至於菱水菱水鮑本作菱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莫肯即秦耳吳氏補曰即一作鄉丕烈案史記作鄉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誤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兎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作鶩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關字吳氏補曰史閉下有關字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爲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舉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榮丕烈案史記作榮一舉而攻榮陽今本榮作滎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夫韓爲是不聞其

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爲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
有王衍其字王即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
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
缺文丕烈案此文史記作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丕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爲句
當如吳氏讀陶字句絕者爲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已鮑本作也丕烈案史記
作也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丕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
華陽涇陽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已已稱瓢爲器
下已字鮑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
無聞字鮑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爲而吳氏補曰字
誤宜作而強徵兵強徵鮑本作徵強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

我字故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爲割吳氏補曰疑即下文割字〕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丕烈案無者當是上文張字皆有譌〕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朴誤樸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樸鮑改璞爲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丕烈案此當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丕烈案此當與上懷璞互易作出其璞視之〕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有誤〕不如鄭賈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補一本有作欲〕於是唐雎載音樂〔鮑唐上補使字〕予之五十金〔今本十作千鮑本作千丕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其可得與者〔與鮑本作予〕與之昆弟矣〔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丕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而缺在昆弟矣上〕唐雎行行至武安〔行鮑本不重〕謂應侯曰〔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君禽

馬服乎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曰然

趙亡鮑趙上補曰字丕烈案史記無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陘丕烈案史記作邢上鮑說未是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爲能吳氏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因以爲武安功吳氏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公之愛子也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今子死不憂死下鮑本有而字

乃與即爲梁餘子同也鮑改與即爲即與吳氏補曰當作即與以告蒙

傲吳氏補曰傲恐即鶩丕烈案李善注求自試表引作鶩傲鶩同字今傲勢得秦得下鮑本有爲字爲王將將兵鮑改爲王爲王爲吳氏補曰當作王爲其懦子懦鮑本作孺十夫揉椎今本揉作揉鮑本作揉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恐衍今遇惑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改遇爲愚吳氏補曰當作愚

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或字吳氏補曰衍子常宣言

常鮑本作嘗丕烈案史記作常何君見之晩也何君鮑本作君何丕烈案史記作君何與天下終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作與天地終始其卒亦可願矣鮑改矣爲與吳氏補曰矣史作歟行義不固毀譽固鮑本作顧丕烈案史記作不避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固或困字誤耳必有伯主強國今本有作欲乃誤涉鮑也鮑改有爲欲丕烈案史記必有作烈爲貴富不驕怠貴富鮑本作富貴丕烈案史記作貴富何爲不可哉爲下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盡忠致功功鮑本作力丕烈案史記作功以君臣論之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丕烈案史記作君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公字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九合諸侯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無適於天下鮑改適爲敵吳氏正曰史作敵適通是也凌齊晉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爲陵吳氏正曰陵通丕烈案史記作陵不及道理也及鮑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作返功已成遂以車裂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南

攻楊越楊鮑本作揚丕烈案史記作楊率四方士上下之力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勾踐終棓而殺之棓鮑本作掊丕烈案史記作負負棓聲之轉也成功而不去成功鮑本作功成丕烈案史記作功成或欲分大投鮑衍分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因下衍耳利施三川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決羊腸之險決上鮑本有以字吳氏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棧道千里於蜀漢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如是不退是鮑本作時吳氏補曰史作是秦十餘年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昭王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云而共攻秦雖以上六十六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脫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爲云吳氏補曰當作云大臣有功鮑衍臣字巳呡今本呡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呡爲珉吳氏正曰巳字句今連作巳呡非呡珉策字

通恐即韓珉也欲以齊秦刼魏刼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刼魏免於

國患免鮑本作勉改爲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爲他吳

氏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焉鮑本作之以三城

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孰與

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誤如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

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中期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

申旗丕烈案申即中謠耳期旗同字推琴吳氏補曰史馮愍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

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丕烈案推或馮字之譌馮伏聲之轉與論

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是三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

帥韓魏帥上鮑本有又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尚賢在晉陽之

下也在上鮑本有其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是王以魏

地德寡人魏鮑本無吳補一本以魏地寡人絶其西絶鮑本作攻楚怒
秦合周最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今本最作
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令最作最爲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姚
本楚怒秦合最爲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丕烈案令字謂字是
也最作最者非吳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溪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楚王使景所甚
愛鮑衍使景二字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今本無上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改
留爲者吳氏補曰疑衍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鮑本無即可矣
即鮑本作則下從成即楚王同天下有其實鮑有下補有字吳氏正曰一本有山東
之建國建鮑本作戰即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鮑本不重吳補一本疊此三
字北遊於燕趙鮑衍於字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四國必
從今本必作畢乃誤涉鮑也鮑改必爲畢吳氏補曰疑畢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爲畢字

頃襄王二十年云云臣聞之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衍文丕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爲黃歇說昭王與史記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爲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爲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爲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即實爲黃歇說亦止當駁高注耳正文作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先帝文王莊王鮑改莊爲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此以下三句或以其不合而削之也今王三使盛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下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出史記成橋以北入燕鮑改以爲已吳氏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爲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丕烈案鮑本誤因讀上屬謬甚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丕烈案李善引燕

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荆徐廣曰平皐有邢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人字誤作入乃連入邢爲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

**云翔不敢校** 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丕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

**王申息衆** 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吴氏有正丕烈案史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

**又取蒲衍首垣** 垣鮑本作恒改爲垣丕烈案史記新序作垣

**以臨仁平兵** 鮑改兵爲丘吴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丕烈案新序作丘

**王又割濮磨之北** 吴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丕烈案磨者磨字之誤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磨磨爲碓磨之磨者也

**以王之威亦憚矣** 吴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

**王若能持功守威** 吴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威吴説未是

**而肥仁義之誠** 吴氏補曰誠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

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
強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恃丕烈案史記作仗兵革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壹毀魏
氏之威鮑改壹爲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正曰從乘字義明設利於前鮑改設爲
没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没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既
勝而忘毀楚之強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
而不取吳氏補曰史取下有也字丕烈案新序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
今本臣誤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有累世之怨矣
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譌也百世矣吳氏
補曰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
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且王若不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丕烈案俗本新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此宋刻本正合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曰史無丕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口齊南以泗爲境今本無口鮑本口作而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吳氏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臨以韓鮑改臨以爲以臨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爲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戍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爲戍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戍是新序作伐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而魏

亦關内侯矣今本侯誤侯注地於齊鮑改齊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丕烈案新序作挃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夕字丕烈案此當衍不字莫即暮字也朝爲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壞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入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以與申縛今本縛作縛丕烈案縛即縳字下同申縳見齊策於是夫積薄而爲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天天即夫之譌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主鮑本作王唯始與終何以知其
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圍逼晉陽逼鮑本無遂
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
干遂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作韓趙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交鮑本作窺以拒秦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或作之
爲中期爲鮑本作與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
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下同丕烈
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芊戎曰嫪公叔不誤樓啎約秦魏啎鮑本作牾吳氏補曰一本作
啎策後作梧丕烈案此啎梧同字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誤而王處
於㢑城吳氏補曰字書無㢑字丕烈案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故往說之曰
子傒今本傒誤傒引領西望今本西誤四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

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為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曰去夫項槖橐鮑本作槖丕烈案槖字是也史記作橐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丕烈案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郄兵郄鮑本作郗改為郤吳氏補曰此書郤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作有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有為字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作吏未嘗為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為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為不吳補一本作弗王使人代使鮑本作令而捍匕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反丕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

希買反捍字是也作捍者形近之譌耳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捆鮑本作
捆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捆爲因今鮑本作捆而說乃作捆恐刊本誤捆乃木名鮑據捆字以就地
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捆苦本反門橛也此字爲近丕烈案吳說亦非也此捆字乃捆字形近之譌讀
當以捆纏之以布爲句狀如振振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譌當闕遇司空馬門
鮑改遇爲過過衍空字吳氏補曰字衍趣甚疾趣鮑本作趨出諔門也今本諔作誃乃
誤涉鮑也諔鮑本作詽鮑改詽爲誃吳氏補曰未詳是也必爲言之曰言之鮑本作之言吳
補一本言之嗟嗞乎司空馬今本嗞誤茲又以爲司空馬逐於
秦鮑改爲爲謂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而
安其兵鮑改安爲案丕烈案鮑改誤也高注即其證矣冠舞以其劒冠鮑本無丕烈
案齊策有冠舞其劒正同舞者帶字俗作帶而譌也南使荆吳鮑改吳爲齊吳氏正曰無考當
從舊丕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是策文本如此

國之寶[此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紂聞讒[鮑改聞爲聽]其鄙人之賈人也[吳氏補曰鄙下人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知其可與立功[鮑功下補也字]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丕烈案史記作徐徐州是也多誤爲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而用申縳申縳者[縳鮑本作縛]大臣與[與上鮑補弗字丕烈案史記作大臣不附]夫齊削地[齊下鮑本有之字]楚王曰善[令本脫曰字]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丕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爲蔭]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接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盖夫無音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丕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閒訓亦同]人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缺誤靖郭君善齊貌

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丕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令長子御御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威王薨

宣王立鮑改威爲宣宣爲閔吳氏有正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丕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頤豕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即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吾獨謂先王何乎乎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受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

無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爲是段干綸曰吳氏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

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曰是田臣思曰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丕烈案臣當是亓字譌亓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考異吳氏以爲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國專鮑本無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閈史作闞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閈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臣請爲留楚吳補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本無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身體昳麗身體鮑本作而形額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作君城北徐公今本徐誤齊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能謗議於市朝議鮑本作

譏 期年之後期鮑本作暮丕烈案此朞字譌耳頃之閒鮑衍之字吳氏有正言

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誤重辭字王何不發將

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曷爲擊之爲下鮑本有而字秦軍大敗軍鮑本作

兵 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爲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

補曰後語馬屎之中 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敎而死吳氏補曰後語

未赦 魯君曰何吊吊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

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也作矣身退師今本身作乃鮑

本作乃 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比山何先生標太事記云力一作刀丕烈案刀字是也此

形近之譌 必表裏河鮑河下補山字丕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文迥不相涉鮑所

補乃準彼謬甚矣 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下戶三男子

吳氏補曰史不下 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踰

蹴者蹴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蹹史作蹋丕烈案史記作鞠車轚擊鮑改轚為轂吳氏正曰轚者轚之譌說文轚車𨎮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穀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丕烈案轚擊不誤轚者轂之別體字猶穀字之別體作槃也轚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轚者轚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轂擊為一句馳言相結為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吳氏補曰史作殷丕烈案史記作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以亡隨其後是故故鮑本作後改為故吳氏補曰史同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至闈陽晉之道鮑改闈為衛吳氏補曰史作衛是故恫疑虛猲鮑改猲為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云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躍吳氏補曰史作驕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是群臣之

計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丕烈案史記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丕烈案史記無臣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鮑改固爲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寡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丕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今主君吳氏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誤甚明吳失撿耳以趙王之教詔之教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教詔高注可證齊王曰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指摶關摶鮑本作傅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傅關丕烈案史記作博三百於秦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乃許韓使

者而遣之遣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遣是三十日而舉燕國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今齊王甚憎張儀鮑衍張字丕烈案史記無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而伐梁梁王大恐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丕烈案史記無故儀願乞不肖身身上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史記有犀首以梁爲齊爲鮑本作與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無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爲秦使齊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作主引酒且飲之之鮑本無

公以是爲名居足矣（鮑改居爲亦吳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今本東作東鮑本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誤破）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而齊燕之計過矣（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且趙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爲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丕烈案此同上）齒之有脣也（齒上鮑本有猶字丕烈案史記有）東有趙魏（東下鮑本有北字）及韓却周割之（鮑改割爲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今齊秦伐趙魏（鮑齊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今齊入於秦（吳氏補曰恐亦今字）今齊安得救天下乎（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爲子吴氏補曰字誤下並同〕令君留太子者〔鮑太上補楚字〕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敢鮑本無〕今勸太子者〔鮑者上補去字吴補一本□□本有〕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有以字〕割地固約者〔固鮑本作因吴補一本固約〕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以上鮑本有之字〕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有者字丕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吴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丕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爲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孟嘗曰人事者〔曰上鮑本有君字〕今者臣來〔者鮑本無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吴氏正曰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

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挺子以爲人今本挺誤梃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鼂本作埏丕烈案風俗通引作埏此字當作挺挺埏同字形近而譌作挺耳說苑作持亦誤字將何如耳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將何如矣譬若虎口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而親郊迎之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孟嘗君三字鮑本作之董之繁菁繁鮑本作蘩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豈得持言也鮑改持爲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者字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勝瞖曰鮑改勝爲滕瞖爲瞖吳氏補曰姚云恐作瞖丕烈案姚校在上田瞖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瞖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而內與夫人相愛愛下鮑本

有者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遊上補舍人三字是人謂

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疑者字譌則不

若魚鼈鼈下鮑本有處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脫在此丕烈案此高注字之誤入正文者

曹沫之奮三尺之劒鮑衍沫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

曰戍鮑本作戍丕烈案吳氏音恤者非公孫曰諾鮑孫下補戍字小國所以皆

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誠

說君之義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亡譬若挹水於河譬鮑本無淳于髡

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爲改爲謂吳氏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也鮑

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丕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即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國

欲與秦壤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即故字而上衍故字故

者舊也是也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爲覆君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偪之譌偪義長是也

封衛之東野今本封誤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作内故秦趙魏

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舉上文宜有楚丕烈案上文楚字在魏下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即諼故諼或作喧丕烈案史記作驩集解云復作煖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鋏字丕烈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譌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赴吳補一本赴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正爲中吳補一本無此二字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爲僅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西遊於梁

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

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丕烈案封書連文吳說未是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爲如丕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以辭媿鮑本作愧丕烈案呂氏春秋作醜媿即醜字無鹽醜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作愧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爲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曰由猶通丕烈案呂氏春秋作猶下同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丕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而能同字能致其今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呂氏春秋作其能致主霸王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有君曰二字吳補一本謂孟嘗好士也一本謂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爲一句孟嘗即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爲一句也邪同字與下君之好士未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丕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

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騏麟騄耳哉今本麟作驎騏鮑本作麒皆

衣縞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齊

宣王見顏斶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歜其王歜別在後未

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斶字鮑本有秦攻齊

令曰曰鮑本無萬石簴今本簴誤虡鮑本作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莫敢不服求

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

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

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

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

刑改爲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人字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缺無非字然夫璞不完夫鮑本作大非不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本無鮑衍而字獨知足矣歸反撲獨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璞鮑曰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者獨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則終身不辱也也鮑本無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唯恐失抎之失鮑本作夫王斗曰否否鮑本無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爲而王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作逡前有何以有民以鮑本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此二

士弗業（今本弗誤不）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訾養千鍾（今本鍾誤鐘）而富過畢也（也鮑本作矣）管燕（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丕烈案新序當有誤）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丕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今本士誤士）

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丕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而患之所從生者微（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丕烈案史記作來）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其於以收天下（鮑衍其字丕烈案史記無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丕烈案史記有王曰伐桀宋利）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鈞然）

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丕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倍約儐秦**吳氏補曰擯儐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此丕烈案史記作賓**則衛之陽城危**吳氏補曰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陰即陶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畢

男玉堂校字

#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子吴氏補曰此策舊爲蘇秦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丕烈案吴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爲誤也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傳今本作傳鮑本作傳燒棘溝鮑改溝爲蒲吴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黃城之墜也墜鮑本作隊棘溝之燒也今本棘溝誤倒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也字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衍秦字吴氏有正則事以衆強鮑改事爲是適罷寡也鮑改適爲敵吴氏補曰敵適通兵必立也吴氏補曰疑有缺字莫如僅靜鮑改僅爲謹吴氏補曰字譌疑謹下同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爲稸積吴氏補曰改稸積亦當是積稸此書多稸字幣帛矯蠹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吴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燆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丕烈案此以矯爲撟字也作燆非強襲郢而棲越

鮑衍強字麒驥之衰也今本麒作騏鮑本作騏筋骨力勁骨力鮑本作力骨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爲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趙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則亡天下今本亡誤霸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作燕齊何也何則形同憂鮑衍何字誠欲以伯王也爲志鮑衍也字則是路君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寤吳氏正曰止是道路之路丕烈案此皆非也路嬴也下作露秦策用潞字又用露字鄭箋詩串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爲證莫不止事而奉王止鮑本作正尸死扶傷尸鮑本作屍鐶弦絶弦鮑本作絃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謬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丕烈案此以窟爲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呑兼二國兼鮑本作併而滅二子患也

今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日者中山日鮑本作昔而敵萬乘之

國二敵鮑本作攻再戰北勝北鮑本作比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矣字吳氏補曰事下或有缺字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春秋

亦有樞罪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喜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

事下當有也字而爲利長者爲鮑本無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比諸本皆作

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乏之鮑本作

乏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何以知其然

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上文例當作也其強而拔邯鄲

今本其上有恃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恃字丕列案此亦以而爲能字鮑補謬甚竟爲守備鮑改

竟爲競吳氏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有而字故曰衛鞅之

始與秦王計也鮑衍曰字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此臣之所謂

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

有孤狐咺者今本咺誤喧吳氏補曰孤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丕烈案咺援爰皆聲之轉也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輿一乘亡以鮑本無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爲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丕烈案此以償爲賞字耳不當輒改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正曰後策正云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爲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鈌字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作未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丕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記其異同遂羼入也吳

所説甚詳然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行其羼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説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爲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爲字丕列案史記有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史記作却丕列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鼂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説士不載丕列案史記作三者世主不臣説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粟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丕列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一本以敝聊丕列案史記作敝聊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列案史記無此字故爲公計者者鮑本無丕列案史記有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稱孤寡丕列案史記無寡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行丕列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焉可證束縛桎桔今本桔誤梏鮑本作桔然而管子而鮑本無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并鼂作棄丕列案史記作兼曹子以爲遭吳氏

正曰遺字句史無此句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櫝鮑改到讀爲倒觸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爲櫝字耳不當輒改齊以破燕以鮑本作已不早圖圖下鮑本有之字亦王之善巳今本巳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今本不空鮑本不空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攫公孫子之腓猶鮑本作由改爲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內牧百姓牧鮑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賜諸前愚恐賜乃觴之譌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鮑本無尚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作乎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爲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舉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作杖曰可往矣今本可誤何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作亡日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曰字當作白云白者蒐䰩之省文尚讀爲懭即說苑之蒐䰩喪矣也作亡日者非因以爲辭而攻之而鮑本無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作媒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遺鮑改始皇爲昭王吳氏補曰字誤君王后引椎椎鮑本作錐老婦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與雍門司

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爲聞丕烈案此當作以互易下文）則以爲可可爲謀（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爲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作十）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鮑本作矣）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謬甚與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未詳）是王之聽消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補一本此有王字）且夫消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本此下有之辭二字）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來鮑本無）王即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吳補一本有攻字）

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子象爲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有之字）五國約㠯伐齊（齊下鮑本有秦字鮑衍齊字）五國

吕破齊秦齊鮑本無吕作巳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本大作太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也字吕廧於齊令本廧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嗇改爲圖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圖上有圖楚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本作人江一對曰令本一作乙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吳氏補曰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啜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丕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未有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作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有也字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一本以深割趙吕居魏知之吕鮑本作臣君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爲功王過舉而巳巳鮑本作色鮑改而爲以吳氏正曰一本而巳按巳以通色巳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是

吕嬖女不敝席女鮑本作色而無吕深自結於王深鮑本無旌今本

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兕虎嗥之聲今本兕誤兒有狂兕牂車今本牂作䍧乃誤涉鮑也鮑改牂爲䍧依輪而至今本依誤衣壹發而殪壹鮑本作一

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有下字乃封壇爲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纒藝文類聚同壇纒字有譌丕烈案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纒即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纒同字古今人表中下有安陵纒師古曰纒即纒字可爲證故令請其宅今下鮑本有人字

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爲之謂三字鮑本作謂之鮑改謂爲請曰

謂而不得謂鮑本作請非故如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吕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爲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楚王何不吕新城爲主郡

也鮑衍楚字乃爲具駟馬乘車爲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

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字吳氏補曰賸也字通借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鮑本作成攺爲城吳氏補曰當作城從攺文然而不死鮑攺然爲幸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吳補一本作且与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攺爲得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環史作蜎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蜎也考此蜎字當是蠉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蠉而云然也蠉蜎同字壞作環耳韓子作干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如事君鮑攺如爲知丕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名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名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丕烈案韓子有部字滑即名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名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名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名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淖滑名昭卓淖聲之轉故楚南

察瀨胡而野江東胡鮑本作湖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丕烈案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同字胡門形相近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子云不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與大王丕烈案史記有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爲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丕烈案史記作大王則無及已已鮑本作矣丕烈案史記作巳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馳丕烈案史記作馳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有丕烈案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令危誤亡四塞以爲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

（同此脫）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黨不通地丕烈案史記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有）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爲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丕烈案史記作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作必扃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扃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作走）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爲鮑本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鮑本無）無昭雎陳軫（雎鮑本作過）

逐昭雎陳軫（雎鮑本作過）有人謂昭雎曰（雎鮑本作過丕烈案三雎字皆

作過者爲是下文三君字皆稱過也故下文云是昭雎之言不信也若謂雎何得云爾可爲明證作雎者相涉致誤耳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鮑也鮑改行爲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字鮑本不重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以字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頭下同壹瞑壹鮑本作一下同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鮑本無亦有不爲爵勸有鮑本無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誤布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侵鮑本作廉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閒夫卒交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也御鮑本無鮑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楚國亡之月至矣月鮑本作日社稷其爲庶幾乎爲鮑

本無棼冒勃蘇曰吳氏補曰棼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丕烈案吳說本困學紀聞是也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鬬子文之言若敖氏臣非異楚使新造盩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搆難令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秦王顧令不起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之吳氏補曰字誤或衍子滿與子虎吳氏補曰子滿左傳子蒲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誤田餘豈悉無君乎悉鮑本作患吳氏補曰餘當作余至今無冒吳氏正曰一本無位章聞之鮑改章爲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其臣抉拾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王欲昭雎之乘秦也也鮑本無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昭侯不欲侯鮑本作雎而令天下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

正曰謂以相弊令於天下使知丕烈案令乃全字之譌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丕烈案此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佳翫麗好翫習音者鮑衍上翫字吳補一本無勢爲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鈌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鈌讀以八字爲一句微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作殺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請追而問傅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改追爲退吳氏補曰退字譌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丕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本無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與字吳氏補曰此下有鈌文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有臣字蘇秦之楚三日

士禮居黃氏叢書

# 士禮居黃氏叢書

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是王令困也令鮑本作今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有欲字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今本之上有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爲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作閉關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無楚王因收昭雎楚鮑本無橫親之不合也鮑改橫爲從丕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作王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爲來者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吳補一本儀乃奉惠子今本脫乃字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得吳氏補曰當作得東有越纍鮑改纍爲累吳氏正曰此書纍累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爲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寡

人聞韓侈鮑改侈為朋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為睢而天下爲勇吳氏補曰為當作謂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為作為能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鮑本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丕烈案韓子無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吳補一本立作於然則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為成方將調鈆膠絲今本鈆作飴乃誤涉鮑也鮑改鈆為飴吳氏補曰鈆當作飴一本標膠或作繆丕烈案新序作膠絲竿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有俯噣白粒吳補一本蜀作噣丕烈案新序作啄吕其類爲招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為的的或為招丕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咏懷詩引作以其頸為的的招同義齊策所謂今夫鵠的魏策所謂兵為招質者也俯噣鮝鯉鮑改鮝為鱔丕烈案新序作鰋鯉方將脩

其莽盧今本莽作碆乃誤涉鮑也鮑改莽爲碆吳氏正曰下文磻即碆此不當復有弣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譌丕烈案莽當讀爲蒲左氏所謂菫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翳不與此同治其繒繳今本繒作矰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矰吳氏正曰繒通見三輔黃圖丕烈案新序是繒字被礛磻鮑改礛爲劚吳氏有正丕烈案新序作揚微波波磻同字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丕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詠懷詩注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爲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丕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輩從鄢陵君今本輩作輂鮑本作輂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鮑新字疑衍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武王呂鄗鮑改鄗爲鎬吳氏正曰鎬通君籍之呂百里勢鮑勢上補之字丕烈案韓詩外傳有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鈌尹字丕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無虛諺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國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丕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未至絞纓射股今本絞纓誤纓絞丕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頸不知佩兮佩鮑本作俾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佩褘布與絲今本絲誤縣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閭姝子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娵丕烈案外傳作閭娵子都姝娵奢都皆同字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丕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作君鳴悲者今本鳴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譌而行也烈引之譌也丕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汗明憱焉曰鮑改憱爲蹙吳氏補曰即蹴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旦服鹽車鹽鮑本作檻改爲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漉汁灑地鮑改汁爲汗吳氏有正中阪中鮑本作外遷延負轅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不能上不上鮑本有而字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今本拔作祓鮑本作祓丕烈案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拔同字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絶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其故所親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丕

烈案史記吳說未是無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云江
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
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已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補曰
此二字恐因下文衍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補王字邵公奭奭鮑
本作鄭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怨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改君爲
軍今爲馬多力爲鮑本作謂丕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
我爲哉丕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強魏也見鮑本作是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爲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郄疵
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郄刺黎切孫本作郗說文作絺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丕烈案吳說未

是好利而鷙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鷙愎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與之鮑本不重丕烈案韓子復有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爲桓吳氏補曰韓
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譌下同請蔡皐狼之地鮑改蔡爲藺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
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或藺字譌丕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因鮑
本無丕烈案韓子有簡主之才臣也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主而
尹澤循之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丕烈案澤鐸
同字耳乃使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爲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名
延陵生令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失考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
餘今本苦作楛之下有楛二字狄鮑本作荻丕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丈此
苦字當作苦即韓子之楛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君曰足矣
足上鮑本有矢字丕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爲財丕烈案韓子作財鹿中

而少親麃鮑本作麤丕烈案韓子作麤與之期曰夜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旦暮當拔之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康子之謀臣曰段規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曰夜期殺守堤之吏曰鮑本作日丕烈案韓子作至於知伯軍救水而亂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廣期日之夜封疆廣鮑本作廟吳補一本廟作廣是發五百鮑改百爲霸吳氏補曰即伯古通丕烈案此策文多不可通當闕約兩主勢能制臣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臣願捐功名捐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之能美吳氏補曰外紀之作而丕烈案此外紀改耳臣下不使者何如今本何如誤如何韓魏齊燕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復來而今諸侯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順孰謀我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爲我謀而將其頭吳氏

補曰史漆其頭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氏補曰無下恐有缺字豫讓伏所當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豫子之爲知伯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君前已寬舍臣今本已誤以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舛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雒陽乘軒車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爲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善也

蘇秦鮑改秦爲其丕烈案鮑改誤甚策文無作其之例羸縢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鮑改羸爲嬴吳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鮑改漳河爲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若以人之事之鮑本無壞沮乃復歸土沮鮑本作阻丕烈案阻字誤乃我請君塞兩耳塞上鮑本有堅字明月之珠今本月誤日黃金百鎰鎰鮑本作溢改爲鎰且以伐齊吳氏正曰按策多爲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爲韓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所改歟丕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蘇秦爲齊上書鮑改秦爲厲吳氏補曰史作厲風雨時至至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衆人喜之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以秦爲愛趙而憎韓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爲餌之韓史並作齊丕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議秦以謀計吳氏

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
恃爲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今燕盡韓之河
南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吳氏
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坐羊唐之上鮑改唐爲腸丕烈案因史
記有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作踰乃
誤涉鮑也鮑改魯爲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通
於燕之唐曲吾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爲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遇史注中牟
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
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丕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
此代馬胡駒不東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今從於彊秦國之伐
齊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昔者五國

之王昔者二字鮑本無韓乃西師鮑改韓爲齊下並同吴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
不然也反温枳高平於魏鮑改枳爲軹反三公什清於趙吴氏正曰
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各依
本文吴氏專以張守節說爲據未是也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
齊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宜正爲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令乃
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邸丕烈案史記作抵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
敢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吴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令王收天
下必以王爲得鮑收下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令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
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爲齊讀上屬丕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抱社
稷以厚事王史記齊即此文韓不得上屬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
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爲齊丕烈案吴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天下善秦秦

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衛楚正鮑改衛爲燕正爲僻丕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文也

一軍臨滎陽滎鮑本作榮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鮑本無

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丕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

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告上黨之守靳黈曰今本黈作黈乃

誤涉鮑也鮑改黈爲黈丕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韓不能有今本有作支鮑本作支

使陽言之太守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

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而臣太守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所數

之一不得改去亦其猜焉鮑改亦其爲其亦今有城市之邑七十吳氏

補曰史作十七下同召平原君鮑改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豹

白起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令馮亭令使者

令本今誤令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令坐而得城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十七二字太守有詔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如此不誤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勉免通丕烈案此以勉爲俛字也吳說未是令公孫起王齮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丕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秦始皇紀王齮麃公等徐廣注一作齕索隱曰王齮即王齕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六國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齕是王齮即王齕其證甚明與桓齮迴不相涉吳偶失考也王震澤本索隱齕作騎單本并刪去王齕二字皆誤吾所苦夫鐵鈷然鮑改鈷爲銛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鉗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鈷與櫼同說文楔也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爲一句言櫼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爲鐵鈷者秦言其人自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無有謂臣爲鐵鈷者乎鮑改謂爲爲韓欲有宜陽

有鮑本作存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

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鮑改分為

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丕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

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鮑之

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或謂皮相國曰或鮑本無魏殺呂遼

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北鮑本作比吳氏正曰一本比

作北而齊危鮑改齊為趙吳氏有正三晉倍之憂也吳氏正曰倍疑信字譌衍

不計而構構鮑本作構改為講而遺之曰今本而誤之毋發屋室訾

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

一本知文也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此天

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誤而是何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

楚爲秦吴氏補曰當作秦惟寐亡之鮑改亡爲忘丕烈案此以亡爲忘字耳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爲發丕烈案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爲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割挈馬兔吴補一本作免下同梁不待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鮑本作環中吴氏正曰愚以攘即移字譌當作移於丕烈案吴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丕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又曰楚王不入皆可爲證鮑補誤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急吴補一本無急字是南戍韓梁之西邊戍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翟爲戎惡爲西吴補一本作戎一本作西卬而多求地鮑衍卬字吴氏補曰字誤衍丕烈案此與上文即多割即卬二字皆有誤但行者未是

趙二　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獻鮑本作進無効愚二字丕烈案史記作

（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効愚忠三字別爲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作白言丕烈案此曰即白之譌）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今見破於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丕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秦成則高臺（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榭）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琴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恐猲諸侯（鮑改猲爲喝吳氏正曰猲喝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愒）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今本親誤國丕烈案此句儐六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爲儐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賓）蘇子爲謂秦王曰（爲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爲妬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巳邑鮑改趙怒爲怒趙吳氏補曰當作怒趙丕烈案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四輪丕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爲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宣下鮑本有者字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爲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爲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爲逼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爲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爲虛戾之語莊子國爲虛厲釋文李云死而無後爲厲恐此戾即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爲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憎懷忘鮑本作亡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爲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丕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丕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宣爲

（寡吴氏補曰字譌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爲𢻏吴氏補曰史作𢻏）熒惑諸侯（鮑熒上補秦字吴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爲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二字無吴氏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丕烈案史記作爲）臣切爲大王計（鮑改切爲竊丕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乎（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恐（吴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丕烈案史記作任驁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丕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地吴氏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丕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吴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吴氏補曰叔字疑衍丕烈案吴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丕烈案史記作慕）萬

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丕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吳氏補曰被字
史作鬋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袒字譌丕烈案吳說未是史記作錯今卿之所
言者今本卿誤鄉丕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
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叅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叅當作東字譌而襄王兼
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丕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閒閒鮑本作聞吳
補一本聞作閒與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作聞臣敢不聽令令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
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勞下恐有缺字慮無
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爲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兩有循法字
爲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閒子鮑本作卿反此兩者鮑改反爲有先聖
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補一本讓作諱脩禮無邪
吳氏補曰商君傳作循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丕烈案史記作虙戲故禮世

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丗丕烈案史記作禮也不必一道）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不盡於馬之情（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之變同丕烈案史記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爲諺）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爲佚吳氏有正而下補不字吳氏補曰以下句例之此恐缺不字）以傳王乎（今本乎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乎爲子吳氏補曰乎當作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謁吳氏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語）

造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補之字）以事寡人者畢矣（鮑以上補所字）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注以貝飾帶）以傳王子也（也鮑本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甲鮑本作令日）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爲詔）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今誤令）非子所知（知鮑本作智）絶五俓之險

陘鮑本作徑丕烈案此當是陘之假借耳至榆中辟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鈌姑記以廣異聞丕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相都平君田單都鮑改都平爲平都吳氏有正馬服曰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馬服即馬服君也後有夫吳干之劍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難夫毋脊之厚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無爲毋毋難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兼有是兩者兩鮑本作二無釣罕鐔蒙須之便今本釣作鈎鮑本作鈎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爲竿吳氏正曰一本作罕是下同罕即咢字鍔同君無十餘能具數十萬之兵鮑能上補吳氏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丕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

不字吳氏有正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爲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

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索隱曰戰國策作朹郝盖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戎郭宋寀謂仇郝曰又有

令仇郝相宋即此机者朹之別體於仇爲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宋突謂机郝曰吳氏

正曰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也鮑

本無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鮑成下補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

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以易藺離石祁於趙今本趙作秦乃

誤渉鮑也鮑改趙爲秦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烈案易當作昜昜傷同字

則伐秦者趙也鮑則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則下宜有不字齊無而西今本而作

不乃誤渉鮑也鮑改而爲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鮑衍秦字改構爲講吳氏補曰恐衍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爲三國吳

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

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吴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本作厚丕烈案厚字誤]

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丕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吴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臣固

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改爲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案史記新序無]今死而

婦人爲死者十六人[吴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譌丕烈案吴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

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秦既解邯鄲圍

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字吴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丕烈案史記以此篇

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爲趙郝列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間標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複出吳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誤伐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郝新序出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字改不爲所丕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啟關通敝今本敝作幣乃誤涉鮑也鮑改敝爲幣吳氏補曰當作幣丕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弊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丕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丕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丕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

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是弃

前貴今本貴作資乃誤涉鮑也鮑改貴爲資吳氏補曰恐作資史作功丕烈案新序作功以益

愈強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故曰此飾説

也王必勿與吳氏補曰按此飾説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脱無疑丕烈案説見上天

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史有勝字丕烈案新序有則必盡在於

秦矣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

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以親故鮑親下補也字吳氏正曰

故句史作親戚故也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尉而爲媾

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丕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

鮑改媾爲講丕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構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作辛丕

烈案史記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前與齊湣王湣鮑本作閔丕烈案史記作湣

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已益弱已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今齊湣王已益弱而不能去能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魏王使將軍使下鮑本有客字丕烈案史記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爲字丕烈案史記作請爲紹介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者丕烈案史記有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丕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作若改爲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亦可彼秦者弃禮義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爲耳吳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之矣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鮑然下補則字丕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故拘之於牖里之車車鮑本作庫丕烈案史記作庫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維

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丕烈案史記有納于筦鍵鮑衍于字吳氏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賭其一戰而勝今本賭作睹鮑本作睹丕烈案賭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子無忌魏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翱也翱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翱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丕烈案此誤涉魏策釜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爲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慱何足問今本問誤間故不受也鮑改受爲愛丕烈案受堯天下也鮑改誤甚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丕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爲對文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丕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圍之具

閈鮑本作問其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作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為王秦當時適其鋒鮑改適為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即敵字此以車為喻或鋒字有誤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為輢丕烈案此以椅為輢字耳衛靈公近雍疸雍鮑本作癰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丕烈案此公子牟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譌然彼以癰疽為雍鉏則誤也丕烈案雍鉏即雍疸吳以為誤未是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丕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即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為而吳氏正曰能字句

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補一本公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為遼吳氏補曰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

天下交之吴氏補曰交下當有鈌字即上章衛兵之事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爲飾吴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殽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丕列案吴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即文信侯也上有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斷鮑本作斬魏魁鮑改魁爲尩吴氏補曰一本標或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

趙四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吴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脱誤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爲實成其私者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鮑非然二字鮑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無王鮑衍爲字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二字鮑衍重字以無齊之故重王鮑衍之字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燕下補韓字非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捄趙以伐宋鮑改捄爲援而陰構於

秦鮑改構爲講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兌秦鮑本作齊抱陰成負蒿葛薜薛鮑本作薛改爲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葛薛陰成據此文則葛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於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丕烈案薛即孽字也以爲趙蔽以鮑本無令又以何陽令本何作河鮑本作河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曰陰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啟史作陶■■■■云陶陰字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者誤是直以■字誤此說是也劉歆七略云古文■■以陶爲陰然則陰之爲陶信矣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鮑本作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字句丕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補一本齊甲韓呡處於趙鮑改呡爲珉吳氏正曰珉呡未知孰譌且當各依本文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有於字鮑

改固爲顧吳氏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丕烈案此當是疑下有於字錯在乎下其怨於趙吳氏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其字乃甚之誤四字爲一句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爲亟吳氏補曰一本作重是願王之陰重趙重鮑本作日改爲重吳氏補曰上例字當作重五國事趙五鮑本作三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作而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不通丕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是李兌下有缺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早上補可字燕楚辟鮑改辟爲僻丕烈案辟僻同字鮑改非得大齊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字譌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巳鮑改食爲貪吳氏補曰恐貪字譌姑待巳耕此四字鮑本無趙欲構於秦鮑改構爲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

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以鮑本作已天下散而事秦

事鮑本作爭注云事一作爭則君無患矣則鮑本無若不得已而必搆

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順願得趙鮑願上補五國

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爲勉吳氏補曰勉即免通齊王必無召

呡也召鮑本作名鮑改爲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不反韓呡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

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國字鮑本有而賔之鮑改賔爲擯吳氏補

曰擯通必有踦重者矣鮑改踦爲觭吳氏正曰公羊傳踦閭說苑切踦即倚字義皆訓

偏後合與踦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丕烈案後乃復形近之譌耳天下

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

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秦王內韓珉於齊珉鮑本作

呡改爲珉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

楚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本無）三疆三親（今本疆作彊鮑本作強）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作倍）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鮑本無）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誤衍之字）下軹道（軹鮑本作咫改爲軹）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國破曹屈（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曰一本無救字救敝字譌衍）即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作謂）范座也（座鮑本作痤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則主必爲天下笑矣（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故魏之免相望也

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爲合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字改令爲合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予吳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也鮑本作哉吳補一本此作甚也僕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作巳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有也字夏軍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爲是吳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得三城也也鮑本無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爲赫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鮑改埊爲地吳氏有正馮忌吳補一本忌作思秦三以虞卿爲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三字誤馮忌接手免首今本免作俛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俛免通言而不稱師而鮑本作是陰移而授天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受字是也傳禪同字趙王曰甚

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未得相馬之工也（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作將）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之近者（近者二字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之近者）是能得之乎內（乎鮑本作於）趙王使往賀（往鮑本無）若使有罪（使下鮑本有者字）請奉而西行之（鮑衍西字吳氏補曰疑西字譌或衍）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之字）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使字）膳啗使之嗛於口（使鮑本無）而騏驎不至（騏驎鮑本作麒麟）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其鮑本無）韓魏以友之（鮑衍以字）舉茅爲姚賈（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鮑也鮑改舉茅爲茅舉）而折韓魏招之（鮑改招之爲之招）令仇郝相宋（鮑改郝爲赫吳氏補曰即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吳氏正曰楚王禽以

下有缺誤世鈞爲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爲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案世泄同字韓非子云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楊倞注荀子引作泄姬可證也鮑改誤必以長安君爲質今本長誤趙左師觸讋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丕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丕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丕烈案史記作願得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媼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温氏此不達媼字義耳其所云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贋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祝曰必勿使反今本祝誤甚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吳氏補曰史此下有曰字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作孫丕烈案史記作侯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禦吳氏補曰禦通使趙葱葱鮑本作蔥吳補一本蔥作思注一作怱丕烈案世家作忽列傳作蔥及顏冣今本冣誤最丕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冣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則當作五丕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傳亦云後三月不得專據秦策殺趙軍吳氏

補曰史作趙葱

魏一 知伯必憍鮑改憍爲驕丕烈案韓子作驕憍即驕字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疑本亦是憍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三小字乃以鮑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丕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爲招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爲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語皆可互證也因索蔡皋梁於趙鮑改梁作狼吳氏補曰趙策作狼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以丕烈案韓子作以文侯曰子往矣吳補一本子往子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夫驪牛之黃也鮑改驪爲黧吳氏有正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愚恐則乃明字譌衍丕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豈字鮑本無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字爲坐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字丕烈案有者

當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字吴氏有正文山在其南鮑改文爲汶吴氏補曰文未詳丕烈案文山即汶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夫夏桀之國鮑衍夫字盧睪在其北盧鮑本作盧吴補一本盧而右漳釜鮑改釜爲滏吴氏補曰滏通借城非不高也也鮑本無撓捒而不辟者今本撓捒作捒撓鮑本作撓捒前脉形坔之險阻今本形坔作坔形鮑本作地形陳汝南有許今本無南有二字丕烈案吴氏補曰恐衍者非也又曰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吴前一說而輒刪耳東有淮潁今本潁作穎丕烈案史記作穎煮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此二字卷衍燕酸棗吴氏補曰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坔名雖小坔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橫人謀王今本謀作誅乃誤涉鮑也鮑改謀爲誅吴氏有正天下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

是也史記亦作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説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群丕烈案史記作群蓋不與策文同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縵縵柰何柰鮑本作若鮑改縵爲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蔓蔓柰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爲家語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粟粮漕庾今本漕庾誤糟庚夫親昆弟今本昆誤兄取晉陽吳氏補曰史作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重吳補一本有史同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言下屬多言謂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正曰史作悉秦甲出而東東下鮑本有伐字丕烈案史記有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丕烈案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臆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盱夷盱鮑本作盱吳補一本盱作吁

丕烈案史記孟荀列傳有吁子作吁亦可通為董慶謂田嬰曰為董慶三字鮑本無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欲走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為齊丕烈案今本并存齊韓二字誤甚矣而得宋墨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子下同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鮑衍也字丕烈案史記無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丕烈案史記作無變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丕烈案史記作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誤千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丕烈案二字當復行其一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令鮑本作今丕烈案令字是也為求壞墨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之字丕烈案楚策無左華

謂陳軫曰吳氏補曰楚策作左爽公不如儀之言爲資今本如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誤今來將悟之鮑改悟爲信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此以悟爲圄字耳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曰鮑本作日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鮑本作東重家而巳家鮑本作嫁丕烈案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而鮑本作亡吳氏正曰下文有丕烈案亡字當是此不與下句同秦策趙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也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作其有所謂刼主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誤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字若不勝魏鮑衍魏字乃遽解攻於魏遽鮑本作遂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巳丕烈案史記作巳欲得埊埊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公叔以爲信信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便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衍趙字吳氏有正是王失

謀於楚趙趙鮑本無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鮑行而字吳氏補曰疑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行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貺近河外之民尺楚人鮑改尺爲斥吳氏補曰未詳遽於革下革鮑本作華吳氏補曰遽未詳恐有鈌誤革疑華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見齊策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楚戰勝齊敗鮑衍敗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令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趙字句絕王重以下別爲句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閒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下補人字吳氏正曰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丕烈案下也字當是巳字之誤輒刪者未是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相爲相不吳氏補曰字殽次當作相不曰和成曰鮑本無

吳補本有一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丕烈案無者是也與其相

田繻不善鮑改繻爲需吳氏補曰即需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畢

男玉堂校字

#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令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本無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犀首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標君作臣又作之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下何七字爲一句與下內之爲對文涉今吾爲子外之而脫身相於韓此下鮑本連吳補一本別爲一章王之國雖淥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淥樂未詳丕烈案此當作操藥形近之譌也言國病甚鮑所讀非而便於事而下鮑本有國字吳補一本而便於事王曰善今本善誤然衍請因令王請鮑本無韓氏因

圍菑今本菑作薔鮑改菑爲黃吳氏補曰未詳一本作菑若戰而勝而鮑本無葬於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渭山丕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於是

出而爲之張於朝於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論衡作張朝而因又說文王之義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欺之不爲逆者者鮑本無既巳得埊矣矣鮑本無而竊爲王悲鮑改悲爲患又必且曰王以求埊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爲劫丕烈案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講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以更索於王更鮑本作東吳補一本更其次堅約而詳講吳氏補曰詳佯通史多有與國無相離也今本離作雝鮑本作雝吳補雝一本作離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爲熟吳氏補曰即熟丕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爲一句魏冉明爲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故又爲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爲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丕烈案爲當去聲讀鮑所改誤甚令足下鬻之今本令誤今鮑令上補無字改足爲天吳氏補曰令上當有缺誤而東夷之民不起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

起作赴以燕伐秦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策文云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字逗乃総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爲讎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爲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吴氏不正亦非韓呡鮑改呡爲珉周㝡今本㝡誤最周韓餘吴氏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脱字不然衍周字爲徒從而下之吴氏補曰恐徒從字譌衍丕烈案吴説未是當云徒爲從而下之徒但也從合從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今本使誤伐鮑改欲爲次丕烈案上策文云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扮當作初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次自爲對文鮑不審乃并改此姚讀扮傳幻切吴讀撫吻反皆未是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鮑改勸爲權吴氏補曰恐作權上有魏文子鮑衍魏字吴氏正曰提魏事也田需今本田誤曰周宵宵鮑本作霄楚王聞之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吴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施因令人人鮑本作之客謂公

子理之傳曰傳鮑本作傅丕烈案傳字是也田肦宿將也今本肦作肦鮑本作
肦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則不如因變服
因鮑本作固而畁秦楚畁鮑本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於鮑本無惠
施爲韓魏交今本爲誤謂鮑改韓爲齊君其爲梁王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
補一本君其爲考下文是丕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
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謂昭魚爲王而設爲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丕烈案史亦設辭但爲不
必與策文同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作
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當鮑本作黨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鮑願下補爲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
以鮑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鮑改趙爲魏吳氏有正趙安而我危也
安鮑本作亡大王欲完魏之交魏鮑本無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事

主也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
丕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今我講難於秦今本講作搆乃誤涉鮑也鮑改講爲
搆吳氏補曰宜從搆讀主患於中鮑本主作生而悔其過行冀其利
其過鮑本作過其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地之鮑本作多秦楚攻魏
圍皮氏魏鮑本無吳補一本攻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鮑衍也字改矣爲也
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丕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必舍於秦舍鮑
本作合必效城地於王今本效誤攻願王察之矣鮑改矣爲也請
魯君舉觴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觚丕烈案此七啓注易牙乃
煎敖燔炙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爲熬吳氏補曰熬古字通楚王登強
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荊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荊臺之上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昭
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丕烈案荊強聲之轉也而望崩山吳氏補曰說苑南望獵山遊章華臺

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游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子以臨方皇丕烈案二淮字皆當作湟形近之譌也徨皇湟同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作約趙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爲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今郊鄴者今本郊作効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効吳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今本胥作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胥改胥爲背吳補一本作胥俱未詳長羊鮑改羊爲平吳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之鮑本無攘地必遠矣必下鮑本有不字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意二字鮑本無秦王戄然曰戄鮑本作懼丕烈案戄瞿同字作懼亦可通未澹下兵也鮑改澹爲贍吳氏補曰即贍前漢志澹用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誤幼戰勝罼子吳氏補曰史罼作暴下同徐廣曰暴鳶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

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
正曰循即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救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
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
也已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鮑本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
標孫作戰丕烈案作戴者誤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丕烈案史記作陶
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逮
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烈案重者當是又爲陰啓兩
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爲尤憚吳氏補曰策
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訢謂
王曰訢鮑本作訢吳補一本訢作訢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作也臣
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善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
求無窮之求鮑本作求之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以魏王曰善今本
脫王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舛誤常約兩王
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趙之
誤之趙車二百乘二鮑本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
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譌也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旡故形近而譌也已忌同字而又況
於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丕烈案史記作乎臣甚或之或鮑
本作惑丕烈案史記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王欲得
故地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今負強秦之禍也吳氏補曰史負強秦之親
又曰史義長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強秦隣之禍語相應當各依本書必
且便事便事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絕上

黨丕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山丕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行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云道涉谷行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甚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行三十里吳氏補曰史作三千者是而攻危隘之塞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阨即黽阨也丕烈案危即黽字形近之譌而右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秦故有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刑丘之城垝津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決熒澤熒鮑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熒一本同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補曰許史作誅與舞陽高陵隣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丕烈案史記舞作武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補曰南國

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 吳氏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
可推 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 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以有字
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下文云尚千里亦無
餘之證鮑改蘭爲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闌蘭闌同字也 從林軍以至于今 鮑改
林爲橫吳氏正曰史作林鄉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鄉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名是史記亦本無鄉字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者以林鄉解林也後人因注改正文耳 北至乎闞 吳氏補曰史北至平
監丕烈案監闞同字見徐廣注也 所亡乎秦者山北 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
南字疑鈌文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 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禍必
百此矣 吳氏補曰史作由此 從之不成矣 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也史同 韓知
亡 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即知見索隱上文此天下之所同知也下文則皆知
秦之無窮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 以臣之觀之 鮑觀上補愚字 則皆知秦

之無窮也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以從事乎
王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而挾韓魏之質鮑衍魏字吳氏補曰
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此亦王之大時已吳氏補曰
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
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共有其賦吳氏補曰史作今有楚趙楚大破今本
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即奉之
譌李兌也說見趙策抱葛薛陰成薛鮑本作薛鮑改薛爲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
本作薛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薛即孽字之省薛形近之譌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
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窑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爲河改衣爲窑吳氏補曰字譌趙策作河作窑
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
吳氏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丕烈案而并齊秦四字當爲一句而即能

字言所能並於二國也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作心腹謂樓子
於鄢陵曰鮑改謂爲爲吳氏有正秦疾攻楚楚還兵鮑衍楚字公因
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鮑改寄爲割吳氏補曰恐字有譌國之大利
也之下鮑本有所字樓廩翟強也今本廩作廩吳氏補曰廩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
廩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廩即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
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正曰講當作構是弗救矣矣鮑本作也必爲
合於齊今本爲誤不外於楚以重公也鮑衍於字

魏四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脊吳補一本今
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秦上鮑本有夫字天下必能救鮑必上補不字吳氏
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而湯之服桀矣之鮑本作知丕烈案知字當是
今秦國與山東爲讎國鮑本作欲丕烈案欲字當是八年鮑八上補十字吳氏

有正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
作輕而伐楡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丕烈案此因即說本國事
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有丕
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稸積竭盡稸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稸以
是質秦鮑改質作賓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胥亡乎胥鮑本作骨吳補一
本胥作骨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秉北郢吳氏正曰史魏冉傳入北宅遂圍大梁此
譌爲秉北郢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譌攻齊得剛愽吳氏補曰剛愽當即是剛壽得
許鄢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臣鮑
本無而韓魏壤梁鮑改梁爲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
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爲制吳氏補曰疑
字誤或上有缺文荆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曰一本荆齊是不如齊

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爲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而構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鬭下鮑本復有鬭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待上鮑本有也字）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補一本王之上者）有齊者不若相之（不上鮑本有王字）是以有雍者與秦遇（今本雍作齊鮑本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秦二字作怒鮑本作怒）（吳氏補曰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遂絕趙也（也鮑本無）無蔽於秦者（蔽鮑本作蘇吳補一本蘇作蔽是丕烈案史記刺客傳蹠而蔽蔽席索隱曰蔽匹結反猶拂也此字與彼同）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作使）秦韓不敢合（鮑衍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之鮑本作人）吾請先天下構魏（構鮑本作構鮑改構爲講下同衍魏字）魏王曰（王鮑本作冉丕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吳氏補曰文選申作信去作浴丕烈案此詠懷詩注也）今者臣來（今本者誤）

之周㝡善齊今本㝡作最鮑本作最丕列案㝡字是見前聞見者聞鮑本作閒
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爲雎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雎丕烈案且雎字同而強二
敵之齊楚也今本楚誤強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史不云唐且恐
有譌舛至縞高之所今本縞作縮鮑本作縮丕烈案縮字是也古今人表中上有縮高
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主鮑本作王若君弗
致也也鮑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作告受詔襄王吳氏補曰大事
記引作襄主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字吳氏有正今縮高謹解大位解鮑
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無謹字又曰則雖乃謹之譌是使我負襄王詔詔上鮑本
有之字無爲人臣之義矣鮑改爲爲違吳氏有正素服縞素鮑衍上素
字吳氏補曰字衍臣爲王之所得魚也鮑改王爲臣今以臣凶惡
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注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譌辟人

於途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作辟宜音闢必褰裳而趨王王上鮑本有大字魏

王曰誤吳氏正曰誤恐是譆字譌其自纂繁也今本纂作冪繁作繫乃誤涉鮑也鮑改纂爲冪繁爲繫吳氏補曰恐當作繫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爲賓丕烈案質貣秦字前有以爲嫪毒功今本以誤王王以國贊嫪氏氏鮑本作毒天下

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補曰恐舍字譌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

秦鮑改且作雎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雎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誤此乃司馬唐衍且字以頭搶地爾爾鮑本作耳吳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顙地丕烈案今說苑作頓地耳頓疑譌字此三子者者鮑本無丕烈案說苑無

韓一大成午從趙來成下鮑本別爲一章大字上屬丕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也當以大字下別爲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而我

有兩趙也今本我誤子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字吳補一本各進而廢子之謁乎謁鮑本作請蘇秦爲楚合從鮑改楚爲趙吳氏補曰字誤恐當作趙合伯膊膊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可證伯膊聲之轉也相當作柏柏伯同字形近之譌耳此或用史記注膊於旁乃誤入正文水擊鵠鴈今本鴈誤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劒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革抉吠芮吠鮑本作㕹丕烈案史記作㕹吳氏補曰抉即決也又曰索隱云㕹與瞂同愚按瞂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丕烈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延篤戰國策音義也姚已引但不云延篤非鮑以爲沈括辨更非矣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吳氏補曰字誤史正作趙見卒不過二

十萬而已矣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虎摯之士鮑改摯爲鷙吳氏正曰摯鷙通禮記早摯摯獸丕烈案史記作貴探前跌後鮑改跌爲蹶吳氏有正蹄閒三尋者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騰字丕烈案史記作騰者桑林之菀吳氏正曰太平御覽作樂林丕烈案史記作桑林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亦見戰國策當指徐注栗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御覽作樂亦譌字也不事秦則危矣事鮑本作成丕烈案史記作事逆秦而順楚鮑改楚爲趙丕烈案史記作楚下文自可見鮑改誤甚爲敝邑秦王必喜鮑衍爲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爲敝邑三字策文不同當以此三字別爲句爲讀去聲鮑云衍者非一本亦誤宣王謂摎留曰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大事記作繆丕烈案韓子兩見此事皆作韓宣王謂摎留摎摎同字也簡公用田成監止吳氏補曰監即闞魏策闞史作監田完世家亦作監止丕烈案韓子作監闞止見左氏傳以擅其主吳氏補曰韓子作驕丕烈案韓子作以驕主無其字張儀謂齊王曰今本齊誤

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補臣字吴氏補曰章首有缺文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今本馳割誤割地竊爲王弗取也弗鮑本作不魏順謂市丘君曰鮑改市爲沛下同吴氏有正丕烈案此策文吴氏以爲見孔叢子其實孔叢依此以作僞耳君資臣君鮑本作若鮑改若爲君五國重王鮑五當作四吴氏有正鄭彊今本彊誤疆下同鮑本作疆吴補一本並作彊丕烈案當是鮑作疆故吴校如此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吴補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今本冷作泠鮑本作泠吴氏補曰泠向即冷向以幾瑟之存焉吴氏補曰幾瑟史作蟣虱後並同故言先楚也今本先作伐乃誤涉鮑也鮑改先爲伐彼已覺覺鮑本作角故謂大宰曰今本謂誤爲故因而請秦王曰而鮑本作西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鮑衍秦王字丕烈案此當是涉下而衍秦字耳鮑說非也楊達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倢吴氏補曰倢即達字譌是以九鼎印甘

茂也〔印鮑本兩載一作印鮑改印爲抑一作市〕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今本藺誤藺吳氏補曰恐與趙下有缺文〕收韓趙之兵〔兵鮑本作地吳補一本地作兵〕樓鼻必敗矣〔鮑改鼻爲[illegible]吳氏補曰說見魏策〕韓爲一〔鮑韓下補趙字〕甘茂必敗矣〔吳補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楚必敗之須秦必敗〔鮑改之作矣〕杜赫爲公仲〔赫鮑本作聊〕謂秦王曰明也〔鮑改明爲朋吳氏補曰當作朋〕故樗里疾大說杜聊〔吳氏補曰疑聊字誤〕公仲明謂韓王曰〔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丕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曰韓相國名侈考韓子十過有此文正作朋吳說是矣〕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伐矣丕烈案史記有〕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已也縱韓丕烈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丕烈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因丕烈案史記作因〕多其

車重其幣鮑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丕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已有伐形因發兵此當有誤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公仲必以率爲陽也吳補一本陽作傷仲嗇於財仲上鮑本有公字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爲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云使蘇代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今公與楚解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封小令尹以桂陽吳氏補曰桂史作杜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吳補一本作郝史作奭而甘戊黨於魏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今本誤作甘茂公孫郝今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丕烈

案史記作備有言字令公徒令收之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
攻韓吳氏補曰姚本收韓史同丕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而誤互是以公孫郝甘
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丕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以勸止
魏上勸字鮑本作歡吳補一本勸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下同不求
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作亦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丕烈
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誤言齊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爲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
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乃誤涉鮑也鮑改久爲必史爲交吳氏補
曰字誤未詳據魏以郄齊郄齊鮑本作韓秦臣以爲令韓以中立
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
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下秦字鮑本作與而絕齊乎楚王使景
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明上鮑本有信字齊楚

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丕烈案下文觀鞅謂春申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曰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皆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

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作繫王胥臣反乃行胥鮑一本作胥吳補一本作骨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字誤主觀鞅謂春申曰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觀觀津也鞅即英字作魏者譌鮑從之誤甚

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無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鮑改澠作鄳吳氏補曰澠即鄳丕烈案史記作黽不使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便句絕與下不可對文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文有缺誤丕烈案策文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去上補相字秦楚鬭之日也已鮑改也為近吳氏正

曰史作秦楚之日鬬也此策鬬字殺次在之日上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蘇代爲楚王曰鮑本爲下有謂字明之反也明鮑本作朋常仗趙鮑改仗爲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與杖通而畔楚今本楚下衍楚字

韓二

妾事先王也也鮑本作曰妾困不疲也疲鮑本作支秦重國知王也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丕烈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即作智此非有異本韓之急緩莫不知急緩鮑本作緩急公仲柄得秦師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譌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誤我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爲是丕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依策文爲說也詳史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殆不合爲一句軍於南鄭矣爲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韓固其與國也國鮑本無吳補一本國也丕烈案史記有其將揚

言救韓揚鮑本作陽丕烈案史記將揚作狀陽公侍秦而勁恃鮑本作侍丕烈案史記作侍公戰不勝楚塞三川楚下鮑本復有楚字丕烈案史記有然實行字此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吳氏補曰康史作庚丕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以上補臣字丕烈案史記無以字公無辭以後反後鮑本作復魏地易於下地鮑本無吳補一本魏地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夫楚欲置公子高鮑改高爲咎吳氏補曰咎與皐通此爲高音同也丕烈案此未必即韓公子咎也吳説亦未是於是以太子扁鮑衍以字改扁爲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吳説亦未是上文高稱公子此稱太子必別一人昭揚梁王鮑改揚爲陽吳氏補曰即陽音同而譌馮君廣王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而害於韓矣吳氏補曰害疑善字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鮑改恨爲限吳氏補

曰疑限毋秦患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而得楚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當作德
而交楚也令本交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事字吳氏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令公
自以辯於薛公以下鮑本有爲字令我使鄭立韓擾令鮑本作令吳
補一本令我從上文必周君而深怨我矣令本必下有絶字鮑本有絶字臣之
強之也臣上鮑本有使字吳補一本上無使字是合世子合鮑本作命走而不
死鮑改走爲幸戰之於國中必分中下鮑本有國字必保於公必下
鮑本有陰字韓挾齊魏以眄楚令本眄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正曰恨視
也五禮反丕烈案依吳當作盻公何不試奉公子咎鮑改上公字爲王吳氏正曰此
勸公仲之辭丕烈案此當公字下有缺文吳說亦未是韓楚之縣邑鮑改邑爲邑丕烈案吳氏補
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巳是也又曰然邑字自通非冷向謂韓咎曰吳氏補曰史冷向作
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奉幾瑟

而內之鄭[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即韓也無者必不知而誤刪之]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以鮑本作竝無重字]因也以爲戒[也鮑本無]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此鳥二字鮑本作之]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傫丕烈案傀廆同字累傫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俠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傀累爲聲之轉也]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無曰]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作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作觴近爲得也]固謝嚴仲子[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謝史同丕烈案今鮑本誤爲固即與吳校矛盾也]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丕烈案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以交足下之驩[交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吳補一本居

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同丕烈案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鮮矣史同我雖不受雖鮑本義吳補一本我雖不受史同今親不幸幸下鮑本有而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爲誰二字鮑本無有請得從事焉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誰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仇韓相傀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宗族盛兵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間不遠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持兵戟而衛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無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

耳

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列下同丕列案此即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弒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列侯未審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丕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因自皮面抉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作披史作決丕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而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自屠出腸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韓取聶政屍於市屍下鮑本有暴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傳韓暴其尸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丕烈案列女傳莫知爲誰政姊聞之曰姊下鮑本有嫈字吳補一本無史作榮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無嫈字有者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列女傳無而高成荊矣而鮑本無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丕烈案史記非

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得以其道爲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則韓輕矣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主鮑本作王

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天下合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而誤複行也

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譌丕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

蘇秦爲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也鮑本作矣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作

固其西面事秦（面鮑本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免俛通）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鮑穆上補秦字）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作王）亦請男爲臣（請鮑本作謂）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恐非丕烈案吳説是也此謂韓王者引前事）聶政陽堅（吳氏正曰説見前丕烈案此在東周策）許異蹵哀侯而殪之（蹵鮑本作蹙吳補一本作蹴字通鮑改哀爲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二字譌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丕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説在前）今日鄭君（吳補一本日作曰）雖爲桓公吾弗爲（鮑吾上補然而二字）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有也字）則可以辟其兵（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作辟當音闢丕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亦不音闢吳説皆未是）然而見親秦（然鮑

一本無吳補本然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丕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亡鮑本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衍於字吳補一本無今公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爲鄆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鮑本作盡或謂韓相國曰或鮑本無求武隧隧鮑本作遂丕烈案隧遂同字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爲仕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宜鈌入又奚爲挾之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有入字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今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丕烈案今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中故此問其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爲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秦之強鮑秦上補以字至首坦坦鮑

本作垣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不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

齊鮑衍以字此皆絶地形吳氏補曰絶地形以下當有缺文不得議公孫

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不得議甘戊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公孫郝嘗疾

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甘茂約楚

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構丕烈案此有誤字鮑強爲

之説吳亦然皆未是也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今本待誤待鮑改國

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改大爲

又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以爲

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晉字

周成恢周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緤曰請鮑本作謂請令公子

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秊鮑本作秊吳補一本年作年輸人爲之謂安令

曰 鮑安下補邑字 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 乎鮑本無其法鮑本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 魏王爲九里之盟 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丕烈案九臼彭房皆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 爲謂建信侯曰 鮑改侯爲君 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 吳補一本之交交之善

燕一 地方二千餘里 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粟支十年 十鮑本作二丕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 北有棗粟之利 今本粟作栗鮑本作栗丕烈案栗字是也 發興號令 興號鮑本作號出丕烈案史記作號出 西迫強秦南近齊趙 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 齊趙強國也 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奉陽君李兌 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 甚不取於蘇秦 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 李兌因爲蘇秦 吳氏正曰此李

充二字誤羨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衍矣字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曰三字不取素飡飡鮑本作飧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丕烈案焉於也屬下讀鮑無者非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鮑本作楊吳氏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丕烈案上文有其事吳說誤也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妾知其藥酒也其下鮑本有爲字故妾一僵而棄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齊者鮑衍之字昔趙王鮑改王爲主丕烈案史記作襄子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記作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大王不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大事記云

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丕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亦然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令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删去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丕烈案兩曰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敵鮑本作報丕烈案史記作伐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鮑本作西丕烈案史記無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爲閔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丕烈案此追稱羣書多矣史記無然不必行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而以啓爲吏啓下鮑本有人字丕烈案有者當是韓子史記正有人字索隱曰人猶臣也下文而吏非太子人者可證無啓與支黨支鮑本作友丕烈案韓子作友史記作交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無也字丕烈案韓子史記無燕

人恫怨〔怨鮑本作恐鮑改恐怨丕烈案史記作恐〕爲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爲太吳氏補曰當作太史有丕烈案史記有而字〕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鮑改持爲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丕烈案世家索隱引此策文正作侍〕齊王其伯也乎〔也鮑本無〕於是出蘇代之宋〔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代下補代字吳氏補曰史復有〕欲將以報讎〔讎以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人趨已趨〔已趨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人趨已趨是〕秦齊助之伐宋〔鮑改秦爲奉吳氏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明於丕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今涇陽君〔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歸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耳丕烈案〕

耳字是也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此句未詳其丈夫官
三年不歸官鮑本作宦丕烈案宦字是也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補曰此宜
有主字爲其兩譽也今本爲誤謂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於鮑本無天下正作正告天下
丕烈案史記作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而鮑本無
吳補一本而下丕烈案史記有我下枳道南陽封冀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
枳爲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丕烈案史記作我下軹道南陽索隱以爲言道者行字今詳其文乃下枳句
絕道字下屬復有者誤銛戈在後戈鮑本作戟丕烈案史記作鉄戈魏無濟陽
吳氏補曰史作外黃濟陽恐齊救之救鮑本作據丕烈案史記作救以寫寡人寫鮑
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爲譌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齊王四與寡人
約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致藺石鮑石上補離字吳氏補曰藺離

（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丕烈案史記作致藺石）塞鄗隘（鄗鮑本作鼀丕烈案史記作鄗下同）趙得講於魏（趙鮑本作巳丕烈案史記作趙）至公子延（鮑改至爲質吳氏補曰索隱云當作質）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吳氏補曰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贏則兼欺舅與母（贏鮑本作贏丕烈案史記作贏）以塞鄗隘（隘鮑本作阨丕烈案史記作阨）此必令其言如循環（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用兵如刺蜚繡（今本脫繡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丕烈案史記作刺蜚此必策文作繡史記作蜚遂兩存也今本刪去繡字者誤）毋不能制（制鮑本作知吳補一本知作制丕烈案史記作制）封陸之戰（陸鮑本作陵丕烈案史記作陵）而燕趙之秦者（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案史記文正同吳氏說未是）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鮑本作不否丕烈案史記作不）蘇代爲奉陽君（鮑改爲爲謂）今齊王召蜀子（今鮑本作令）使不伐宋（鮑宋

下補者字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鮑本作逌令齊趙絕

令鮑本作今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持字疑特齊王使公王曰

王鮑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王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

誤丕烈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命說曰吳氏補曰說即兌之譌令不合燕令今本誤

今鮑改令爲必見之知無厲令賢之兩之鮑改知爲如丕烈案此當有譌如

齊王王之不信趙鮑衍王字吳氏補曰疑衍臣以爲不若逃而去

之爲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爲字深結趙以勁之勁鮑本作勤如是則近

於相攻攻下鮑本有也字臣雖爲之累燕鮑累上補不字弗予相又

不予卿也上予字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不予相又不子卿也伊尹再逃湯而

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爲柏吳氏正

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陽虎之難今本虎誤貨望諸攻關而

出逃（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作載）三晉稱以爲士（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有缺字丕烈案此無缺字吳説非）臣請獻一朝之賈（鮑改賈爲賁吳氏補曰疑賁字）今臣欲以駮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臣聞離齊趙（鮑改聞作間吳氏補曰當作閒）欲以復振古埊也（古鮑本作故）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作以）將與齊兼鄮臣（鮑改鄮爲貿吳氏補曰字增邑譌）臣之所重處重卵也（卵鮑本作卯鮑改卯爲留吳氏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猶刻刻者也（刻刻者三字鮑本作列眉吳氏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刻者也）期於成事而巳（期鮑本作其鮑改其爲期吳氏補曰當作期字通借）燕王不與齊謀趙（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本不與疑王即不字之譌）使齊犬馬駮而不言燕（駮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犬馬駮字書無駮字恐即賊）王苟欲用之（鮑本作王苟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爲勝）王欲醳

臣剸任所善（鮑改剸爲專吳氏補曰專字譌丕烈案剸專同字猶醳釋同字也）亦則已矣（亦則鮑本作則亦）賴得先王（今本王誤生）不宜臞（臞下鮑本有者字）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封之也）太后弗聽（太上鮑本有而字）寡人有時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復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字吳補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爲無吳氏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補一本作予）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此書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劫（欺鮑本無丕烈案無者當是）承燕之弊（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說見上丕烈案史記作乘）代將軍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與寡人有郄（鮑改郄爲隙丕烈案史記作隙）霸國之餘教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皆無也字）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勁鮑改勁爲徑吳補

一本作徑丕烈案新序云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爲明丕烈案史記與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厤室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厤史作磿周禮遂師抱磿音歷又史表磿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丕烈案新序作歷索隱引此同植於汶皇皇鮑本作篁吳補一本汶皇丕烈案史記新序作篁先王以爲慊其志慊鮑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爲慊于志丕烈案史記作慊于志新序快其志昔者五子胥今本五作伍鮑本作伍丕烈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悟鮑本作悞丕烈案史記作寤新序作計故沈子胥而不悔不鮑本作弗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不故入江而不改吳氏補曰史不化丕烈案新序亦作化臣雖不佞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衍丕烈案史記新序是無乎字王而不能自恃王上鮑本復有燕字吳補一本無此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補也字故古之人稱

之（上之字鮑本無）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有者字）山東之主遂不悟（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之主者不卑名（鮑不下補惡字丕烈案此所補誤甚之主者不卑名爲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爲一句二者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此也此山東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丕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曰不然卒者下有缺文是矣）主必大憂（主鮑本作王）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秦久伐韓（久鮑本作之）今久伐楚（久鮑本作秦之二字）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作十五）臣聞當世之舉王（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蚌合而拑其喙（喙今本誤啄拑鮑本作箝吳補一本箝作拑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蘇子謂燕相曰（子鮑本作代）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爲燕吳氏有正）

燕三

已植表（今本植作植鮑本作植）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

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丕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別本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本作棄丕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以故掩人之邪者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譌丕烈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即故耳非君心所望之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爲孰吳氏補曰字有譌丕烈案考新序作惡字是也心即惡之壞且世有薄於故厚施於鮑本作而丕烈案此及下句新序文全異猶家之有垣墻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猶字丕烈案新序有未盡厚也未下鮑本有爲字丕烈案新序有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小字丕烈案新序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丕烈案新序無此二句脩或循字譌也棄大功者輟也棄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仇也全異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

樂毅書又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丕烈案策文與史記樂毅傳事同新序當係别記吴氏所説未是 兹之所以受命於趙者鮑改兹爲燕吴氏補曰恐燕字譌 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吴補一本並作郤 必不復受於秦矣鮑受下補命字 臣切爲王患之今本切作竊鮑本作竊 兵以臨易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巳 謂其太傅鞫武曰鞫鮑本作鞠吴補一本鞠作鞫下同丕烈案史記作鞠 欲排其逆鱗哉排鮑本作批吴補一本批作排丕烈案史記作批 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客丕烈案史記作舍 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吴氏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 不能爲謀鮑本作不能爲之謀也丕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 其智深其勇沈其勇鮑本作而慮吴補一本其勇沈史同 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丕烈案史記無 得願交於荆軻可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丕烈案史記作結交於 即起趨出即鮑本作則吴補一本即趨出丕烈

案史記作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曰曰上鮑本有戒字丕烈案史記有光聞長
者之行之鮑本作爲吳補一本之丕烈案史記作爲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
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史同今本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誤已不棄其
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有今秦有貪饕之心饕鮑本作利丕烈案
史記作利臣海内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牢天下之主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能字
丕烈案史記有莫敢合從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誤使
其償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破字丕烈案史記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作償
史記作破因兩存也而不知所以委命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此國之大
事事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丕烈案
史記作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丕烈案史記有虜趙王

王下鮑本有遷字丕烈案史記無上韓王安不名此有者誤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丕烈案史記無曰爲之柰何爲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爲之柰何丕烈案史記有而右手揕抗其胷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云右手揕其胷徐廣曰揕音張鴆反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記字作揕戰國策字作抗故徐廣曰一作抗抗揕同字亦丁鴆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本拊心丕烈案史記作腐有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年十二今本二誤一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三人不敢與忤視與鮑本無忤鮑本作悟吳氏正曰悟忤通丕烈案史記作忤無與字疑其有改悔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今本以作巳鮑本作巳丕烈案史記作巳太子及賓客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

軻歌宋如意和之丕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復爲忼慨羽聲鮑本作復爲羽聲忼慷吳補一本慷慨羽聲丕烈案史記羽聲忼慨風俗通載此亦作羽聲忼慨忼即慷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嘉吳氏補曰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燕王誠振畏

慕大王之威畏慕二字鮑本作怖丕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拒大王丕烈案史記作逆軍吏至陛下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使畢使

於前使下鮑本有得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曰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無起字奉之發圖之下鮑本有秦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揕抗之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見上絕袖絕袖鮑本倒丕烈案史記作袖絕時怨急怨鮑本作惶丕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桂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不得持尺

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皆陳殿下陳下鮑本有於字丕烈案史記有

提軻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作提荊軻也秦王之方還桂走之鮑本無

丕烈案史記無乃引其匕首提秦王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摘字吳氏補曰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摠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特益反亦提義丕烈案當是史記作擿策文作提論衡作擿出史記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丕烈案史記有箕踞以罵曰今本踞誤倨而論功賞羣臣而上鮑本有已字丕烈案史記有乃以藥囊提軻也提下鮑本有判字丕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攻鮑本無吾欲藉子殺王吳氏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𤯔云人𤯔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𤯔如臣字作恴𤯔即人也丕烈案下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𤯔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作裋梗柟豫樟柟鮑本作楠樟鮑本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柟章作樟楠即柟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此惡字耳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趙王亦說

曰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賣鮑本作資鮑改資爲賣吳補一本作賣不如遂行遂行今本脫遂行二字宋康王之時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丕烈案新序亦作康也有雀生䳢於城之陬吳氏正曰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爲詳今通鑑作䳢丕烈案新序云鸇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爲鸇明甚此必本作鶾鶾鸇爲同字也作䳢者形近之譌欲霸之亟成亟鮑本作速丕烈案鮑本誤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罵國老諫曰今本曰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曰即者壞字耳遂得而死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丕烈案新序誤衍也得獲也即世家殺王偃事野馬四百白璧一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丕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爲句白璧一爲句百即白字誤衍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

此小國之禮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今蒲入於魏吳氏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丕烈案索隱曰相反也今吳校末魏字作秦乃誤刊而弗能復取者復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害秦以善魏善鮑本作害鮑改害爲善吳補一本作善因效金三百鎰焉鎰鮑本作溢改爲鎰吳氏補曰鎰通乃見梧下先生吳氏補曰藝文類聚作梧丘臣聞秦出兵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爲出吳氏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願王博事秦鮑改博爲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丕烈案此以摶爲專因譌爲博也臣以是知王緩也今本以是誤是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鮑公下補子字皆逐也逐下鮑本有之字教送母母下鮑本有曰字皆要言也要鮑本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鮑改襄爲桓丕烈案吳校失此葉當有正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亡鮑本作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鮑改五爲四云下同吳補一本下三處作四疑此或有誤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鮑改之作並中山千乘之國也千鮑本作百吳補一本作千藍諸君患之吳氏補曰索隱去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燕趙好位而貪地位鮑本作倍王苟舉趾鮑趾上補玉字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有必字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有以字鮑本有司馬憙憙鮑本作喜後同丕烈案憙喜同字吳氏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喜字也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氏補曰恐缺曰字果令趙請今本請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事成則有土子民子鮑本作得吳補一本子民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鮑補王字周流無所不通通鮑本作至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力爲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丕烈案神字向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司馬喜曰

趙強國也（今本喜作憙鮑本作喜）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君下壺飧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丕烈案吳校失此藁）樂羊食之古今稱之（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蓄積糧食（食鮑本作實）秦軍大尅（鮑改尅為克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下亡五校注云云今誤截其半入此句下）君所將之（鮑之下補卒字吳氏補曰當有卒字）而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當是之戰）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至今二字鮑本無）數倍於趙國之衆（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為倍）諂諛用事（諂諛鮑本作諛諂）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作心字今本乃因吳說而誤改也）以待韓陣（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為待）至於平原君之屬（君鮑本無）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鮑本作今）今果何如（何如

鮑本作如何丕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缺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爲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爲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率鮑本作卒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本無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法上鮑本有爲字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本無而載是說者者吳引無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引無意天之子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丕烈案有者誤衍也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引無孫元忠書閣本戰

國策後（今本閣誤閣同吴引不誤）下共五伯五十籤（今本伯作百吴引作百）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吴引不誤）誤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原誤元吴引不誤）後再扣之（今本扣誤叩吴引不誤）無甚增損（今本損誤採吴引不誤）太史公用字（今本字誤事吴引不誤）每篇間有異者（今本脫異字吴引不誤）先秦古書（吴引無先字丕烈案無者誤脫也）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殺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傳采春秋後語諸書吴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吴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逈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册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譌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弓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敕先丕烈案此雅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憭然矣

附錄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

丕烈案此誤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

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
有寶慶字巳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挍鮑誤
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
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吴師道識丕烈
案吴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
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
巳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
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
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
其未曽經曽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淅建原

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有互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悳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實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悳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合者未詳姚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

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
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
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
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瘉字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
質音撫文切芉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
王時有左執法公旗沓玉篇一事自注云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
自注云泂若耶以取銅破悪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
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
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挛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
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苐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埶文
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鉄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

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嶮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寛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

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即伯聲所撰而令威曾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藁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未題姚寬書而吳氏遽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比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沿他書之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撿者或其初藁與今仍全錄并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畢

男玉堂校字

嘉慶癸亥冬吳門黄氏
讀未見書齋開彫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叙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絶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為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

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莬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吴校
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
也凡於不可讀者巳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
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
錄所云臣向因國别者略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
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
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
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
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
一圖四曰詁訓徵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

篋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𦍒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蒐圃其以為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